幸福帽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瑞典]汉斯-艾列克·海尔堡著

幸 福 帽

吴 美 龄 译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倍恩患有深度远视，行动迟钝，在足球场上甚至会把球踢进自己的球门，孩子们认为他没有出息，不肯跟他一起玩儿，使他缺乏自信。他的唯一好友又因车祸死去，所以感到格外孤独。一天他在公园拾到一顶帽子，此后他碰到一连串惊险的奇遇，都能“逢凶化吉”，他认为都是这顶帽子给他带来了幸运，把它称作“幸福帽”。一次，有一个大孩子夺走了这顶帽子，为了保卫他的幸福帽，他勇敢地克服困难，夺回了帽子，同时也赢得了小朋友的尊敬和友爱。

前　　言

最近，我读了瑞典作家汉斯–艾列克·海尔堡著的儿童小说《幸福帽》，不禁拍手称好。这部儿童文学佳作篇幅不长，仅五万多字，书中故事也并不离奇。它的主人翁是一个名叫倍恩的孩子，他非常孤独，反应也比较迟钝，小朋友大多不肯跟他打交道，只有一个叫萨米的孩子和他亲近。他们俩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倍恩随身带着“伍迪”（那是一块小圆木头），他干什么事都要先捏它一下，以增加自己的信心。这是他内心的秘密，倍恩只把这个秘密告诉萨米，让他一起分享其中的乐趣。可是好景不长，萨米在车祸中失去了生命，永远离开了好朋友倍恩。倍恩不了解“死”的含义，他老在盼望萨米，结果变得越来越茕茕孑立。有一天，倍恩拾到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使他的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他仿佛干什么事都称心如意了，而且还能“逢凶化吉”；小朋友们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这一切，倍恩都以为是这顶帽子给他带来的运气，因此称它为“幸福帽”。

乍看这故事，犹如一杯清水，淡而无味。但细细读来，恰是“水中之月，镜中之泉，言有尽，而意无穷”。作者在这篇小说里，通过

巧妙铺排、委婉细约的艺术处理，使平淡无奇的细节，写得生趣盎然。读的时候，时而会被一个妇女追逐倍恩和警察布下的“罗网”等情节弄得紧张得要命；时而会被倍恩缅怀萨米的感人细节激动得热泪盈眶。而读到倍恩平夜起床到客厅去取帽子，他妈妈突然扭亮电灯，“灯光照进客厅，显出他那引人注目的模样。他那旁边的大镜子里站着一个怪男孩，身穿睡衣，头戴帽子，手中拿着一把伞……”又会对倍恩幼稚可笑的举动失声大笑。一部描述极其平常小事的作品，能使读者的感情如此多变，真是谈何容易。《幸福帽》成功地达到这种艺术效果。作者没有笔力千钧的功夫，是断断写不出这种不同凡响的作品的。

《幸福帽》不仅是一篇儿童文学的佳作，而且是一篇有艺术形象的儿童心理学专著。它形象生动地打开了象倍恩这样的孩子的心灵窗户。倍恩是一个处在儿童发育期的孩子，他需要得到同伴们的友爱，家长的爱抚。但他没有得到象他那样年龄儿童应该得到的温暖，于是产生了一种儿童特有的心理障碍。他的爸爸是位邮政局长，妈妈是一个中学教师。他们整天忙于自己的事情，晚上还常常外出应酬各种宴会。甚至到鲤鱼湖去避暑，“爸爸第一件事是干活，妈妈第一件事也是干活。”“他们准备吃的、用水桶提水，搬石头、钉篱笆……真是没完没了。”他们无暇去关心倍恩。倍恩只能孤零零地一个人学绘画，躺在床上看着墙上七矮人跳舞的画面胡思乱想。白天，他想和小朋友们踢踢足球，但因为他患有远视眼的疾病，行动不方便，经常跌交，小朋友都嘲笑他，有一次他甚至把球踢进了自己一方的球门，给大家骂了一通。在这种情况下，倍恩就把“伍迪”、“帽子”与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当他感到帽子会给他带来“幸福”时，他就抓住了不放。这就是他心理障碍产生微妙的“精神安慰”。因此，当两个大孩子要从他手中抢走帽子时，他使出了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力量，攀上高树，把帽子夺了回来。

倍恩是多么需要这种微妙的“精神安慰”呀！由我想到：我们的儿童文学工作者、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广大的家长们，为什么不能多给孩子一些这样微妙的“精神安慰”呢。让倍恩这样的孩子有一顶真正的“幸福帽”，那该有多好啊！要是我们能常常给孩子们以良好的激励，热切的期待，使他们产生相应的心理反馈，那效果一定会比倍恩拾到幸福帽要好得多！

这个道理，正是本书作者所揭示内涵。

《幸福帽》写的虽是瑞典儿童生活，我国少年儿童读来也并不陌生，读了以后也一定会感到亲切动人，从而得到一些启发。

作品揭示的真谛，对有教育孩子任务的大人也是一个良好的启迪。因此，它是一本老少咸宜的好作品。

蔡 体 荣

一

那天早晨是萨米先拉的铃。倍恩懒洋洋伸出一条胳膊，连拉了两下挂在窗前的绳子。

这下萨米晓得倍恩已经醒了。

在倍恩的卧室里，窗子对面的墙上有一只钩子挂着一只圣诞铃。一根系在铃上的绳子通过气窗一直挂到楼下，又通过楼下房间的气窗通到萨米的房间里。

蔚蓝色的天空万里无云，看上去就象画出来的一样。天空要真是画出来的，那是谁画的呢？难道是上帝吗？

倍恩心里想他自己就是上帝。现在他决定要画一张画。画一个摩托车驾驶员正沿着公路开着摩托车。天空也要画成蔚蓝色，就象上帝画的那样。

倍恩刷地跳下床。他拿出了画板、颜料，又从浴室取来了水。

这时公寓里一片寂静。爸爸、妈妈还在睡觉。只有客厅里的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响声。

倍恩先画摩托车驾驶员，然后将防护帽画成黄色，衣服画成蓝色，靴子画成棕色。他将天空画成蔚蓝色。

倍恩摘下眼镜，朝窗外望望，他在比较画上的天空和真正的天空。假如你象倍恩一样是远视眼，那就是不戴眼镜，远处也看得很清楚。再说，有什么地方能比天空更远呢?

因此，你想看上帝的话，就不用戴眼镜。

这倒不是倍恩特别关心上帝。

要在纸上画天空，颜色很难对付。倍恩不得不承认至少在画天空方面，上帝比他画得好。可是他画的摩托车也许更糟。

寂静被打破了，周围声音越来越大：管子里一片哗哗的流水声；停车场有一辆汽车在起动；有一个小孩在哭，妈妈走进了浴室；爸爸在讲话。这时许许多多噪声吞没了安静。黑夜过去了。一天又开始了。

倍恩经常忘记擦自己的眼镜。他撕了一角纸去擦。这样一来他面前那张画图纸上的颜色便糊成了一片。看上去倒也不错，就象爸爸一本画册中某些十分古怪的画。这些画几乎看不出在画什么东西，只有颜色和线条。

星期六，再说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不必象平常那样匆忙。

今天妈妈在厨房里砰砰嘭嘭做早饭。

爸爸还躺在床上看妈妈给他送去的报纸。明天将轮到爸爸做早饭。妈妈可以躺在热被窝里。她总是喜欢先看一些消愁解闷的文章。有时候她会看得笑起来。倍恩很喜欢听妈妈的笑声。

爸爸先看报刊上的连环画。然后看一些政治性的文章。文章内容无非是讲战争，讲人民的收入，讲某地方谁能当选总统。

倍恩却在想萨米家的情形。萨米的爸爸是不是也躺在床上看报，他妈妈是不是也在厨房里准备早饭，萨米是不是也跪在地上作画，画的是不是一幅在蔚蓝色的天空下，一个摩托车驾驶员正沿着公路开摩托车……

二

倍恩和萨米家的两套公寓格式是相同的。当然，两家的家具各不相同。

这幢大楼共有七套房间。要是这七户人家的爸爸此刻都躺在床上看书，都读到第十页，七个男孩都跪在地上作画，画的是七幅蔚蓝色的天空，那才有意思呢……

假如镇上七千个母亲此刻都站在厨房里做早饭，她们都叫温迪，所有的父亲都叫基思，所有的男孩都叫倍恩，而且都象倍恩那样戴着眼镜……

倍恩要到厕所去了。

假如七十万个男孩此刻都戴着眼镜站在厕所里，想着同一个念头……

“把手洗洗！”妈妈对倍恩说。“早饭马上就好。”

假如所有的母亲现在都在叫她们的孩子……

倍恩洗完手，走进了厨房。他感觉有点头晕。有时候脑子里会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一下子还很难对付。

世界上有多少父亲？一百万？还是几百万？假如所有的父亲都躺在床上……

倍恩的母亲倒上了热奶油可可和咖啡。

“去对爸爸说，要是他想趁热吃麦片粥的话，他得赶快起床。”

爸爸舒舒服服躺在床上。因为他没刮胡子，所以双颊看上去有些不那么干净。

“妈妈说你再不赶快起床就要吃苦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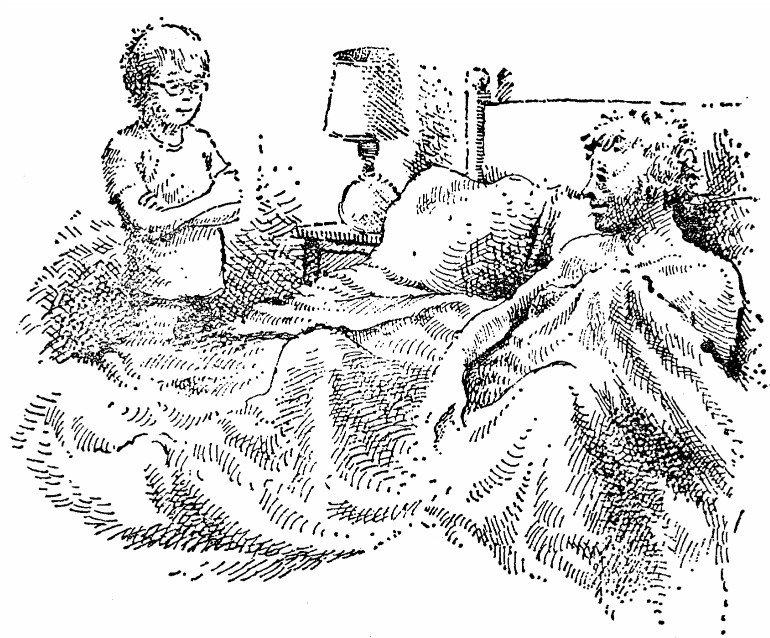
“我想在床上吃早饭。”

“这里又不是旅馆。”

他们对这一套把戏从不感到厌倦。明天该轮到妈妈说这些话了。

爸爸穿好晨衣，来到厨房。

爸爸是个邮政局长。倍恩小的时候以为爸爸是个邮递员竞赛的优胜者。基思·安德鲁斯——当年的邮递员



冠军。但事实并非如此。爸爸只是邮递员的上司。

妈妈是个文学学士。倍恩不懂得文学学士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妈妈在一所中学里教书。

“今天我们去鲤鱼湖吗？”妈妈问。

在鲤鱼湖畔他们有自己的避暑小屋。

他们在那里可以钓鱼。可是他们从来没有钓到过鲤鱼。爸爸坚持说鲤鱼湖里已经一百多年没有鲤鱼了。

“萨米一定也要去的!”倍恩说。

“那他应该先去问问他妈妈。”

在萨米家，一切事情都由萨米妈妈决定。她是矮个子，脾气暴躁，讲起话来尖声尖气的。

“你们要在那里过夜吗？”倍恩去萨米家邀请时，他妈妈问道。

倍恩点了点头。

“那你要照料萨米。”

倍恩又点了点头。

倍恩和萨米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萨米说：“萨米，你要记住，现在由我来照料你。”

“哦，就要到鲤鱼湖里去扎猛子罗！”萨米高兴得叫了起来。

三

倍恩和萨米坐在汽车的后座。

妈妈驾驶着汽车奔驰在去鲤鱼湖的弯弯曲曲的石子路上。

萨米一秒钟都没有安定过。他一遇到什么不平常的事就激动得不得了。他的塑料包里带了睡衣、靴子、牙刷，还带了厚运动衫，以防天气转冷。现在汽车里比较暖和。太阳晒得热乎乎的。

“你说我们能钓鱼吗？”萨米问。

“说不定还能游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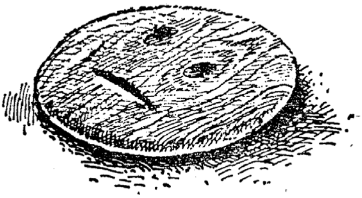
萨米个子很高，皮肤白皙。他的眉毛几乎是白颜色的。鼻子上长满了雀斑。

倍恩从来没想到过萨米长得如何。萨米就是萨米嘛。

倍恩把手抽在口袋里。他的伍迪[①]就藏在那里。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摸着伍迪光滑溜溜的表面。

伍迪是块木头的碎料，是倍恩从他当木匠的祖父那里拿来的。祖父是细木工车间的领班。车间的角落里经常有厚厚一层木屑和刨花。要是在那堆东西里找找，你一定能找到丢在那里的一些最最奇异的东西，有用车床车成的床脚、小轮子、立方块、圆环等等，都很精致，都是木头做的。它们的香味很好闻，拿在手里很舒服。

伍迪是车下来的一小块圆木头，象瓷器样光滑，却又不象瓷器那样硬邦邦的，面上有两个凹洞，看上去象两只眼睛。倍恩又在凹洞下面划了一道象嘴巴一样的印痕。伍迪是倍恩一件秘密的东西。只有萨米知道，并且知道这块东西的用途。不过他不十分清楚伍迪究竟对倍恩有多大意义。



① 那是一块小圆木头，倍恩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伍迪。

倍恩出去都要带上伍迪。随便做哪件事之前，他总要先摸它一下。

因为伍迪会给倍恩带来幸运。

四

避暑小屋漆成红色。石头和树根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弯弯曲曲地通向湖滩。屋里有一只旧铁锅，夏天妈妈常用它来煮脏衣服。

划艇都放在湖滩上。你只要把它推到水里就可以划过湖去了。

爸爸到鲤鱼湖的第一件事就是干活。妈妈的头一件事也是干活。他们好象忘了是来度假的！

他们准备吃的，用水桶提水，搬石头，钉篱笆，油漆窗框，做贮藏食品的柜子，修屋顶……真是没完没了。

既然来度假，那就应该好好玩儿，好好休息，只干有趣的活，忘记一切令人讨厌的事情。

那天倍恩突然懂得了他们要干活的道理，在避暑小屋里劳动，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娱乐，一种游戏。他越是仔细观察爸爸、妈妈，越感到他们跟平常不一样，他们轻松愉快，随便得很。他们有时候一言不发，只是相视而笑。

他们都换了衣服。爸爸穿着工装裤和靴子，头上戴了

一顶皱巴巴的帽子。妈妈穿了一件浅蓝色的粗布工作服和鲜红色的无袖套领罩衫。脚全是一双杏黄色的靴子。她用一根蓝色的发带把头发扎起来。

你不妨想象一下，要是妈妈穿着这身衣服到学校去会是个什么样子，她也会象现在那么高兴吗？不用说其他教师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倍恩格格地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萨米问。

“大吃一惊，”倍恩说。“这个字眼多有意思呀！你知道大吃一惊的模样吗？”

“张嘴瞪眼睛，好象丢了宝贝？”

“不，妈妈学校里有位老师，他的脸看上去才象丢了宝贝呢。”

倍恩心里想：那大吃一惊究竟什么模样？大吃一惊就是你吓得把两臂向上一举。有那么一位大吃一惊博士，身高三米，头还没有橘子大，讲出话来却是音乐。他的学生从他那里学不到一点东西，不过他们都喜欢音乐，他们不学习，光想玩儿。有时候大吃一惊博士讲起拿破仑[①]或丘吉尔[②]的长篇故事，他们就按着音乐跳起舞来。

① 拿破仑一世即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

② 丘吉尔（1874—1965），英国保守党领袖，曾两次出任英国首相，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英国人民对德作战。

“倍恩，你咧着嘴笑什么？”

倍恩那些稀奇古怪的念头说不出口。就是对最最要好的朋友，有些事情你也不得不封住嘴巴。

五

倍恩和萨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萨米钓到三条小猫鱼。倍恩被钓鱼线缠住，鱼钩刮破了他的脸，就在眼皮子底下。妈妈用一种火辣辣的药洗了洗伤口。她又在伤口上贴上橡皮膏，这样他好受多了。

在太阳底下太热，到水里去又太冷。不过倍恩和萨米还是下了水。他们就在船和码头之间靠近岸边的湖水里洗澡。

倍恩要妈妈在锅里盛满水，在锅下面生堆火。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锅里洗澡，假装他们在给吃人的生番烧煮。

“胡闹!”妈妈说。

许许多多小孩觉得好玩的事情大人往往都说成是“胡闹”。这大概就是大人们为什么难得开心的缘故。所以他们中间许多人都爱发脾气，爱找岔子。他们也应当去参加一些游戏，用不着老是那么一本正经的。

他们一直游到冷得发抖才不再游，然后躺在码头上，仰望天空的云彩。倍恩喜欢用手指去摸暖烘烘的木头，觉

得自己好象躺在一个巨大无比的伍迪身上。

爸爸、妈妈在小丘上安排了野餐，从那个小丘上能望到湖光水色。妈妈那条最好的裤子上粘上了一大摊松脂，擦都擦不掉。松脂闻起来味道倒很香。

爸爸差点儿从屋顶上跌下来。

倍恩和萨米充满活力，兴高采烈，不知到树林的哪儿去寻找他们的冒险活动才好。不到十分钟他们就迷了路。他们远远近近到处乱转，不知不觉到了湖的对岸。他们从那里望得见那间避暑小屋。

倍恩紧紧地捏着口袋里的伍迪。是伍迪帮助他们顺利地通过了森林。

他们沿着湖滩又回到了住地。一路上，倍恩时常被这里那里的树根绊倒。

回到家，他们又渴又累，为自己居然能活着回来十分高兴。爸爸、妈妈甚至没发觉差一点丢失了他们。

六

最激动人心的还是在小屋里过夜。爸爸、妈妈允许倍恩和萨米睡在阁楼的双层床上。倍恩让萨米睡在上层。

阁楼里没有灯。他们只好在黑暗中脱衣服。从厨房里射来一道微光，因为厨房的天花板上挂着一盏汽油灯。

倍恩摘下了眼镜，看起萨米来，一片模糊，象个隐隐约约的影子。

倍恩穿睡衣的时候撞上了萨米，趁势拉他一起跌倒在地。

“你怎么啦？”

“我跌交了，”倍恩说。

“好，看我的！”

萨米毛手毛脚，一只手臂勾住倍恩，把倍恩在自己背上掀翻出去，倍恩的后脑勺撞在地上。

“认输吗？”

“认输。”

他们站了起来。倍恩的脚伸不进自己的睡裤里去，他又绊了一交。

突然他们感到摔交很好玩。他们就玩起摔交来了。他们你一拳我一脚，在凳子上、墙上跌跌撞撞。

“我不戴眼镜就看不清，”萨米尖声说。

“我简直成了个瞎子，”倍恩闷声闷气地说。

倍恩伸出手臂直扑萨米，两人扭成一团，象女孩子那样格格笑个不停。

他们听到爸爸在说：“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安静下来？”

他们格格笑个不停。

“瞧我马上上来。”

这才停止。

倍恩和萨米一声不吭，并排地躺在地上，倍恩只觉得萨米的心还在自己的下巴额下面怦怦直跳。

萨米爬到自己的床上去了。倍恩钻进了自己的被窝。屋子里散发一股旧木头、苔藓、煤油和烟草的味道。妈妈正在抽烟。

倍恩在黑暗中四处打量。萨米就睡在他的上头。现在他们再也不需要拉铃了。他们只要伸出一只手来就能碰到。

“倍恩，做什么？”

“今晚你最好别尿床。”

萨米格格地笑了起来。

倍恩也咧开嘴笑起来，不多一会儿他就睡着了。

七

倍恩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了。

开始他还糊里糊涂不知道自己睡在那里。屋内一片漆黑。在他的上头有一个黑黝黝的影子，好象天花板在夜里掉了下来，又好象自己睡在一个盖上盖子的盒子里。

在黑暗中，那些稀奇古怪的念头又冒出来了。

屋顶上传来一阵啪嗒啪嗒的声音，好象成千上万小

野兽在倍恩上头的屋顶上来回走动。噢，是下雨了。

因为他们住在鲤鱼湖边的避暑小屋里，所以雨来得又紧又密。萨米和他在一起。虽说萨米睡在上铺，头上就是屋顶，跟雨离得更近，但是他并不知道外面下雨。他睡着了。

爸爸、妈妈睡在厨房隔壁的房间里。在外面森林里，所有的鸟、松鼠、獾和麋鹿也都在睡觉。

麋鹿是不是站着睡觉的？倍恩曾经看到过一张麋鹿的画片。它靠在树干上，睡得真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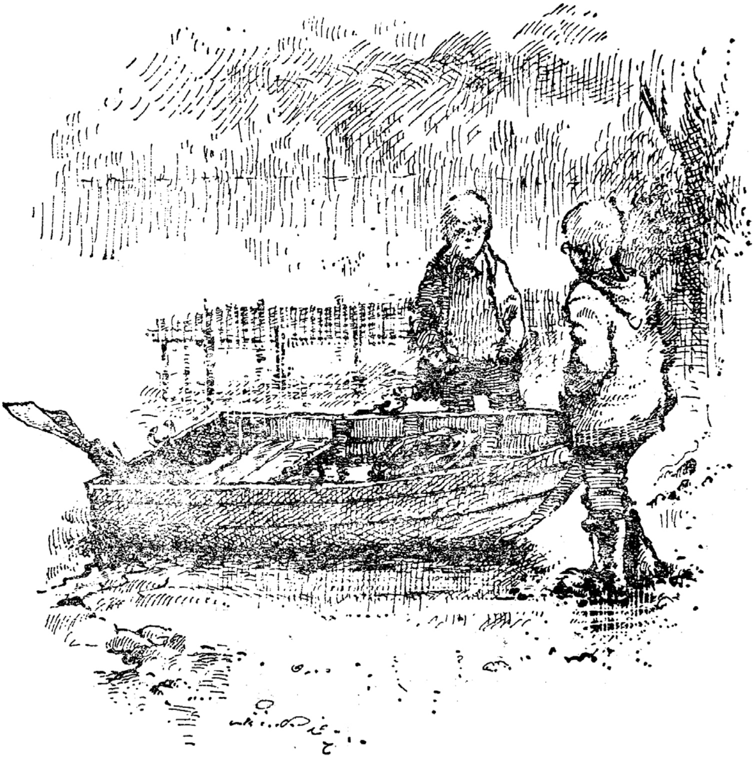
松鼠说不定也象倍恩那样被雨声惊醒了，他们正在倾听雨点在树叶上发出的淅沥声。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松鼠不是站着睡觉的。它们先爬进干燥的洞里，然后把尾巴铺展开来一直盖到下巴底下，又安全又暖和地打起瞌睡来，一直睡到小鸟把它们唤醒。那些小鸟又是给太阳唤醒的。

太阳从来不睡觉。

八

倍恩第二次是被一股香味弄醒的。他睁开眼睛，只见萨米正站在他的床边，手里拿着一块姜饼放在他鼻子底下，眼睛里闪现着笑意。



倍恩将那块姜饼一把抓在手里，就咬了起来。

“你醒来多久了？”

“整整一早晨，”萨米说。

这时，厨房里传来了丁丁当当乒乒乓乓的声音。倍恩断定这准是爸爸在厨房做早饭。妈妈一定躺在床上看书或打瞌睡。这是他们的老规矩。

外面还在下雨。

倍恩和萨米穿好了衣服。倍恩从朝北的小窗里可以往外看到鲤鱼湖，由于天气阴沉、雾茫茫的，所以外面的湖看上去一片模糊。看来天气很冷。码头上有霜。小船里积了半船的水。

他们坐在暖烘烘的炉子旁边吃早饭。木柴在炉子里烧得噼里啪啦直响。

“我们回去好吗？”爸爸说，

“看来天气一下子不会转晴。”妈妈说。

倍恩和萨米走出屋子，迎面扑来一阵苔藓和松脂的清香。他们向码头跑去。他们穿着高统靴，被湿漉漉的树根绊倒了。船上有一股鱼腥味。

倍恩和萨米把手伸进水中，水是微温的。

“说不定我们还能游泳呢，”萨米犹疑地说。

“还是钓鱼好，”倍恩说。“下雨天鱼容易咬钩。”

“我们这就走了！”妈妈在叫。

九

他们正在吃中饭，倍恩的舅舅、舅妈突然来了。妈妈脸上挂着笑，而爸爸一会儿抱怨这，一会儿抱怨那。倍恩看得出来，他们的客人不受欢迎。

爸爸、妈妈本来计划到避暑小屋去待一天。爸爸连胡子都没有刮。他们想光吃些三明治和热奶油可可就算了。

可是现在他们不得不烧些象样的菜。爸爸很不高兴。

倍恩的舅妈什么都没注意到。她整天唠里唠叨讲个没完，也不动手帮帮忙。她就是这样的舅妈。

倍恩不喜欢她那过分尖声尖气的声音。她的声音使倍恩想起了萨米的妈妈。一有机会他就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倍恩那个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只泥塑的假面具，是个长下巴，两颊带有伤疤的男人脸。那是倍恩的舅舅一年前从非洲带回来送给他的。他就喜欢送人家礼物。

桌上放了一只瓷器狗。床头上挂着一张七个矮人在草地上跳舞的画片。

倍恩擦了擦眼镜，又把它戴上。这时候雨停了。

铃响了。

倍恩马上打开窗户，伸出头朝楼底下看。他们住在五层楼。

萨米的脸也正好在楼下窗户里向上望。

“我有一个赚钱的好主意。”

“什么主意？”

“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人买一只青蛙肯化两角钱。”

“买青蛙？他要青蛙干什么？”

“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要捉多少就有多少，那个地方叫小湖。一起去吗？”

“我不知道……”

“你在做什么？”

“没做什么。”

“我弄到一只鱼网。你拿一只塑料捅。我们能捉它几百只青蛙，能赚好多好多的钱。”

“好。我就跟你去。”

倍恩想着刚才萨米所说的话，他一本正经地自言自语道：“好多好多钱……”

他急急忙忙朝房门走去，又翻身回来抽开写字台的抽屉，里面放着一把火药纸枪。他检查一下里面是不是已经装上火药纸，然后塞进口袋。接着他到厨房拿了一只红塑料桶。

萨米正在等他。他拿了一只蓝色塑料桶和一只捉蝴蝶的网走进了电梯。

电梯正在下降，他们踢着电梯的墙壁。萨米还在电梯的镜子里做了个鬼脸。

当他们走下阶梯时，倍恩从口袋里拿出伍迪来，看了一眼，使劲捏了它一下，然后重新把它放进口袋。萨米把头点点。他们干什么事都少不了这一套。

伍迪是属于倍恩的。不过伍迪的魔力萨米也能分享。

这就是为什么他点头的原因，但他没说什么。你不能对伍迪指望太多。否则伍迪很可能一恼火，反而给你带来坏运气。

凯文、伊恩和另外几个小孩正在花园里踢足球。

凯文向萨米叫喊：

“萨米！你来当守门员怎么样？”

“试试看吧！”

“那你就来吧。”

“那倍恩干什么呢？”

“我们人已经够了。”

“那我就不来。”

“你知道倍恩是个什么样的，他笨手笨脚，老是东绊西倒。”

“倍恩眼睛不好，没有办法。”

“他还怕球。”

“你们到底要不要守门员？”

凯文耸了耸肩膀。倍恩和萨米放下了自行车，参加了踢球。萨米是位出色的守门员，他胆子大，手脚快，十分灵活。

倍恩在球类活动中是最差的一个。球越近，他越看不清，往往漏球。他常常拿不定主意，动作慢了，又急于想让人看看他有多能干，因此常常自己把自己绊倒。

倍恩情愿和萨米玩他喜欢玩的游戏。但萨米既喜欢一个人的激烈运动，也喜欢和大家一起参加球赛。

他们踢了一会儿球。倍恩没有什么成绩。他踢的是后卫，不久就成功地把一个球踢进了自己的球门。萨米十分气恼地扑向足球，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狠狠地说：

“为什么要这样踢？笨蛋！”

倍恩低着头，他该受责备。

最后萨米玩累了，他和倍恩骑了自行车出城。倍恩骑的是一辆蓝色自行车，带一只红塑料桶，而萨米骑的是一辆红色自行车，带一只蓝塑料桶。

他们能听到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他们穿过平坦的田野，微风迎面拂来。

萨米骑在前面，还在生倍恩的气。把球踢进自己的球门，这种事是很难原谅的。

倍恩骑在后面，耐心地等待自己能重新得到萨米的喜欢。

他们骑过墓地时，看见一支送葬队伍正在朝墓地走去。出于好奇，他们放下车，小心走近这支队伍。

“这些人干什么？”倍恩问。

“送葬。你以前看到过送葬吗？”

“没有。你呢？”

“也没有。”



“为什么他们走得这么慢？”

“现在不用着急了。反正，人已死了。”

“谁？”

“棺材里的那个呗。”

送葬队伍走到挖好的墓穴跟前。棺材慢慢地放进了墓穴。

倍恩和萨米尽量偷偷靠近墓地。

牧师拾起了一把小铲子，把泥土撒在棺材上，嘴里轻轻地念道:“你从土里来，现在回到土里去吧……”

送葬人把鲜花放在棺材盖上。有一两个人简短地讲了几句话，其他人低着头站在墓地旁边，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他们对死者最后一次告别。”

送葬人默默地离开了墓地。一位妇女用手帕捂着脸在哭。

倍恩和萨米迟迟疑疑走向墓地。那里也没什么可怕的嘛。他们望着下面堆满鲜花的棺材，萨米学着牧师的样子，撒进去一把泥土，嘴里念念有词:“你从土里来，现在回到土里去吧……”

他们学做送葬人，低垂着头。

“你想看看我家的墓地吗？”萨米问。“我祖母就埋葬在那里。”

他们去看了看萨米祖母的墓地。墓地保养得很好。在墓碑前面有一块耙松的沙地，长满了鲜花。萨米拿出一把小铲子填平了耙出来的小沟，又修整了一下鲜花。

“祖母现在一定会很高兴。”

“她又看不见。”

“他们是这样说的嘛。”

十

倍恩和萨米沿着飞机场旁边一条石子路骑着自行车。突然，一架滑翔机出现在树顶上空，正好在他们俩的头项上。他们急忙刹车。

滑翔机准备要着陆了。他们能清楚地看到驾驶员坐在有机玻璃机罩下面的座舱里。他戴着一副深色眼镜，他的有手轻轻放在控制杆上，着陆阻力板露出在机翼外面。他们能听到一种嗡嗡声。

滑翔机很快接近地面，以几米的高度滑过草坪，慢慢地降落下来了。先是一只轮子着地，然后是飞机的尾巴。滑翔机又在地面上滑行了五、六十米。当飞机停下来时，左面机翼的翼尖向地面倾斜下去。

倍恩激动得昏头昏脑。

“我也要象他那样去驾驶飞机!”

“要当驾驶员，你的眼睛就要一点儿没有毛病，”萨米说。

倍恩失望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人家说过。”

“不过我远距离看得清清楚楚。你要是驾驶飞机的话，这一点是最最要紧的。”

萨米摇了摇头。

他们俩把自行车放在沟旁草坪上。一架有螺旋桨的飞机正在发动，它后面用缆绳拖着一架滑翔机。一个身穿飞行外衣，裤腿上有两只大口袋的男人一边跑一边扶起滑翔机的左翼。不久，飞机的速度加快，他不得不把手松掉了。

滑翔机离草地已经三、四英尺高了，不过那只飞机起飞还需要在跑道上滑行一段很长的距离。然后这两架飞机掠过一排树，在机场上空缓缓地绕了一圈起飞了。

倍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也仿佛紧张地参加了这次飞行，看得发了呆，连嘴巴也半开半闭着。他摘下了眼镜，眼睛紧紧盯着两架驶向云霄的飞机。

倍恩巴不得自己也和飞机一起起飞。巴不得自己也坐在驾驶员的位子上，把控制杆夹在两膝之间，让空气把他托起来，象小鸟一样在空中盘旋。

他的眼睛会好的！

那位驾驶员真是幸运！坐在云端里，独自一人，周围一片寂静，简直就象在天国的门口……

接着，滑翔机的驾驶员解开缆绳。前面那架飞机在往下俯冲，那缆绳吊在飞机后面，当飞机飞入机场上空时，驾驶员把那根缆绳解开，缆绳便发出啸声从空中掉了下来。

“我们该走了，”萨米说。

“再等一等。”

“这里没什么好看的了。”

倍恩在等什么呢？他是在等飞机翻筋斗，还是等飞机坠毁在地上呢？

“现在滑翔机在云下面飞得很稳，看上去象只讨东西吃的狗。”

“我什么也看不见，”萨米说。

倍恩却能看得一清二楚。滑翔机依靠热气流正在上升，飞在云下面。它飞了一圈又一圈。

“我不想成为一名真正的驾驶员，”倍恩说。“我不想驾驶客机，我要驾驶这种没发动机的滑翔机。这与眼睛没多大关系，对吗？”

“我不知道，”萨米说。“我们去捉青蛙好吗？”

倍恩想看滑翔机降落，等来等去等了好长时间。滑

翔机却变得越来越小了。

“那我们就走吧。”

十 一

在他们前面有一块牌子，上面用很大的字写着:

军事训练基地
不　得　入　内

萨米没注意，继续往前。

“停一停，”倍恩叫喊起来。“这里不许通行。”

“哦，我来过好多次了，没关系。”

“你看到那块牌子没有？”

“我当然看到。你害怕了？”

谁怕一块牌子呢？和萨米在一起，倍恩还怕谁呢？倍恩在朋友后面骑车追了上去。

小湖并不比池塘大多少，长满了睡莲、灯心草和驴蹄草。池地里的水是墨绿色的，象油一样凝滞，水面上下都是一些小生物。

这里不象萨米说的那样有许多青蛙，实际上又少又难捉。

倍恩手中拿着塑料桶，萨米挥舞着捉蝴蝶的网。

化了一个小时才捉到两只青蛙。他们都厌倦了，完全失去了兴趣。

倍恩拿出了手枪。

“举起手来!”

“我才不怕你呢。”

萨米跳到树干后面。倍恩朝他开枪却没打响。萨米也拿出了自己的枪，躲在树干后面伸出手枪，朝倍恩这边开枪。

这时倍恩已安全地躺在一块圆石背后，小心地匍匐到一边，爬在一个裂缝下面，然后又跑到另一边，爬出来绕到萨米的后面。

“放下你的枪，不然我要开枪了。”

萨米转过身来，端平枪口，倍恩开了枪。

“你打死了!”

“根本没有打死，”萨米说。“你不过打伤了我，打在我的肩膀上。”

“我打中了你的心脏。”

“你打中了我的肩膀！我在电视里看到的，他们往往打在肩膀上，那是不会打死的。不过吊着一只膀子一瘸一拐走路罢了。”

萨米做个样子给他看，滑稽得很，一只膀子无力地吊在身旁，倍恩笑了起来。

突然一阵机关枪的扫射声打破了寂静。

他们俩完全吓坏了。他们惊惶万分，互相搂着扑倒在一棵树的树桩后面。

“他们开火了!”倍恩说。“打起仗来了!”

“这不是打仗,”萨米说。“这是演习。”

“不管怎么说，他们开了枪：牌子上明明写着我们不能进来。要是他们打中了我们，怎么办呢？”

他们俩紧靠在一起。两个士兵手拿机关枪，悄悄地朝他们走来，差一点绊倒在这两个孩子身上。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玩,”萨米回答说。

“这是军事训练区，不准到这里来,”

“为什么不可以？”

“我们在这里举行演习。”

“我们也在做打仗的游戏。”

“可我们不是在闹着玩儿!”

“你们是来真的吗？”倍恩问。

“当然是真的。你看!”

那士兵慢慢举起机关枪瞄准他伙伴的肚子。三秒钟之后，他那机关枪扫射了几下。

另一个士兵被打中了。他弯下身子，摇摇晃晃地挣扎了几步，他脸都变了样，呻吟几声，跪下去，跌倒在地，



完全象在电影里边一模一样地死去。前不久有一个模仿小孩给打死的电影里就是这样死的。

倍恩和萨米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们被眼前明目张胆的暴行吓得魂飞魄散。一时间，他们相信这确实是真的。

不久，那个死了的士兵笑了起来。他一跃而起，用机枪将他的伙伴和两个孩子击倒。他们都歪在地上死去了，都感到了假装死去的狂喜。

不远的地方，这一排其余的士兵也在玩同样的游戏。树林中机关枪声响个不断，白刃战还在进行。

突然，所有的武器都停了火。有的人假装在呻吟，有的人却在哈哈大笑。

接着，他们听到教堂的钟声，这个巨大的声响，传遍了整个平原。

又一个葬礼开始了。

倍恩和萨米骑着自行车回家了。

十　二

那天晚上他们在倍恩的房间里玩。后来，倍恩连他们那天晚上做了些什么都记不起来。画画来着？玩开汽车来着？还是做游戏来着？

萨米的母亲很早就打电话来叫萨米回家去。萨米在临走之前象往常一样问道：

“明天来吗？”

倍恩也象往常一样回答了他。

“你怎么骑了这么长的路程？”爸爸在吃晚饭时间问倍恩。

“我们是去捉青蛙的。”

“亏你们想得出来！”

“捉到的青蛙送到实验室去，一只青蛙能给两角钱。”

“什么实验室？”

“我不知道。萨米在报纸上看到的。”

“我也看到过。”妈妈说。“一个研究所的实验室征收青蛙做实验。”

“你们捉到多少只？”爸爸问。

“两只。是萨米捉到的。”

“你们打算怎么送去？”

“装在有透气洞的盒子里送去。”

“天哪！这样对待动物多残酷！多不要脸！”爸爸说。“更不用说青蛙在实验室里遭到的命运啦。”

“我们没有想到这点，”倍恩说。“青蛙是感觉不到这些的。”

“难道你从来没有听到过青蛙受到伤害发出的尖叫

吗？那叫声够惨的。”

“要是我们捉到一百只青蛙的话，我们就能得到二十元。”

“你们拿了这笔钱派什么用场呢了？”

“我不知道。首先我们可以买糖吃。还买放大镜，说不定还买一把小刀。萨米想买弓箭。”

“好在这里没有那么多青蛙，”妈妈说。

“青蛙不容易捉到。后来我们给撵走了。”

“给谁撵走了？”

“士兵。”

“你们没到军事区去吧？”

“我们去了。”

“可那地方是禁止去的。”

“萨米常常很鲁莽。”爸爸说。

“你们会惹出麻烦来的。”妈妈说。

“没有什么危险，”倍恩说。“他们开枪没子弹。”

“开枪？”

“那是装装样子的。就跟我们玩火药纸枪一样。”

“不管怎么说，总是危险的。”爸爸说。“这不是小孩玩儿的地方。”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有时候你还有孩子气。以后你再也不许单独骑车上

小湖去了!”

“我又不是一个人去的。萨米同我一起去的。”

“你应该好好听懂我的意思。没有大人，你们不准去。那地方路太远，路上又危险。”

“喔！什么事情都危险!”

“我们又不是住在天堂里。”

“你还要一点布丁吗？”妈妈问。

他们正在吃罐头梨和掼奶油。

“我吃饱了，”倍恩说。“今晚你们在家吗？”

“不巧得很，今晚我们要去参加一个宴会。”

“你们晚上经常出去。”

“我们也想尽可能不出去，可事情就是多。”

“那我一个人在家干什么？”

“你已经长大，能照管自己了。”

“你们刚才还说我是个小孩呢！你们到底想说什么？”

爸爸、妈妈交换了一下眼色，说：“你既是个小孩又是个大人。”

十　三

铃响的时候，倍恩正坐在地板上把火柴盒粘在一起搭成宝塔形。爸爸在洗淋浴。倍恩从敞开的门里瞥见了

母亲。她刚刚穿上她那件最最漂亮的衣服。

倍恩打开窗子，探出身去。

“我给你弄到了一些东西，”萨米说。“你吊上去!”

信号绳旁边另有一根绳子。倍恩出麻疹那一阵子这根绳子就装了。那时他不能会客，怕传染给别人。只要铃一响，倍恩就拉动绳子，吊上来一袋巧克力、一本书或是一张儿童报什么的。于是倍恩的母亲就过来打开窗子，把袋子拿给他。这件事使倍恩很开心。不过出麻疹终究是件讨厌的事，特别是爸爸、妈妈都出去了，他感到十分孤单。

这回倍恩吊上来一只塑料桶。桶里有一只青蛙。

“这是给你的，”萨米说。

他要青蛙干什么呢？青蛙又不象狗，可以教它耍点花样。

到底能不能教它呢？倍恩曾经试过教青蛙跳过火柴盒搭成的宝塔。可是青蛙不愿意跳。这是一只笨头笨脑的青蛙。

人人都知道跳是青蛙的拿手好戏。为什么这只青蛙偏偏不会跳？它蹲在那里鼓着脖子直喘气，看上去一副傻相。

“倍恩，睡觉去。”

“我不疲倦。”

“你知道，我们出去了，你一定得去睡觉。”

倍恩还不知道这一点吗？他磨磨蹭蹭到洗澡间去刷牙了。爸爸、妈妈刚洗过澡，地上潮呼呼的。镜子上也罩上了一层雾。

倍恩回到自己房里，发现青蛙不见了。它终究还是跳了。说不定它还跳过了那只火柴盒搭成的宝塔呢。

宝塔搭成了，他能把一些小东西放在里边：在每只盒子的一头插上一根小小的大头针，按住大头针就能把盒子打开。倍恩可以在一只盒子里放上外国钱币，在另一只里放上橡皮筋，在第三只盒子里放上照相角，在第四只里放上图画钉，第五只里放粉笔，第六只放入润喉止咳糖。

“倍恩，你睡觉了没有？”

妈妈站在门口，穿着一件低领衣服，薄袜子。

倍恩忘记了他要做什么。

“我在找东西。”

“你明天也可以找。现在睡觉吧！”

妈妈踮起穿着薄袜子的脚走回自己的卧室里去。

倍恩急急忙忙在房间里寻找。找来找去找不到那只青蛙。他刚拉开被子，准备上床，突然听到妈妈卧室里一声尖叫。倍恩连忙奔过去。妈妈站在一只椅子上，看上去受到了惊吓。她脚上只穿了一只鞋子。

爸爸也从客厅里奔出来。

“什么事？”

“把它拿走！”妈妈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

“你在说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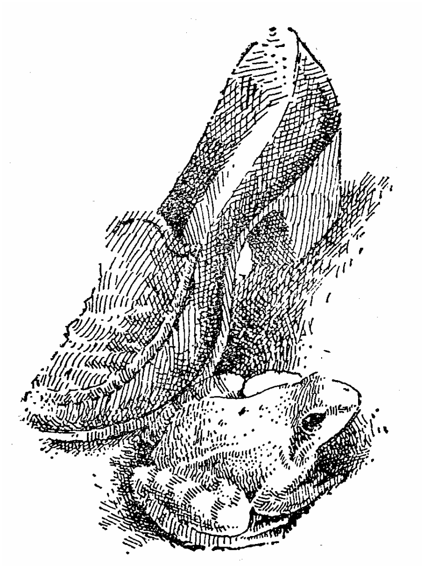
“妈妈发现了我的那只青蛙，”倍恩说。

正在这时，青蛙从妈妈的另一只鞋子里跳了出来。妈妈又尖叫起来。

“把它拿走！”

爸爸笑得前仰后合。

“看看你这副样子！”



妈妈不害怕了，却生起气来。

“你再不把这只讨厌的青蛙拿走，别怪我发火！”

爸爸摇了摇头。此时，这只青蛙朝爸爸那儿远远地跳过去。他立刻停止发笑，飞快地跑出门外去。

“胆小鬼！”妈妈大声说。“你看看你自己，

真让人笑话！”

倍恩扭转了这一局势。他拿来塑料桶，把青蛙捉了进去。过了一会，爸爸把桶拿到楼下，放走了青蛙。然后他们去参加宴会。

最后倍恩上了床。他不愿意一个人留在家中，孤零零地睡觉。倍恩突然感到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四周的房间在变大，而他自己却好象在缩小。

稀奇古怪的念头在不断地冒出来，他没法不让它们冒出来。假如隐身人闯进来怎么办……假如阑尾炎痛起来没法止住怎么办……假如门铃突然响起来怎么办……

幸亏倍恩已经十分疲倦。他原想再看一会儿书，现在只能作罢了。他的眼皮重得厉害……

爸爸、妈妈允许他开着灯睡觉，等他们回来再关掉。正对倍恩那张床，墙上挂着的一张画，上面七个矮人跳起舞来。那是倍恩心爱的一张画。他看着看着，闭上眼睛睡着了。

十　四

第二天多云，没有下雨。爸爸、妈妈静静地坐在餐桌旁吃早饭。他们吃得很少，每次参加宴会回来他们总是这样的。他们看上去无精打采，睡眠不足。

倍恩加糖加牛奶调了一杯奶油可可。把这一杯黏黏糊糊的饮料搅着玩儿，在面上一层咖啡色的可可里搅出一条条白道道，有滋味地舔着茶匙。

爸爸一直在看报。

外面救护车的呼啸声越来越近。

这声音响到了最响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倍恩立刻奔到窗前朝外张望。

救护车停在他们大楼外面。两个穿白大褂的人带着一副担架挑下车来。



一辆汽车停在马路当中。汽车的前轮底下躺着萨米的红色自行车，车子已经轧坏了。

那两个人把担架放在地上，然后抬起一个孩子模样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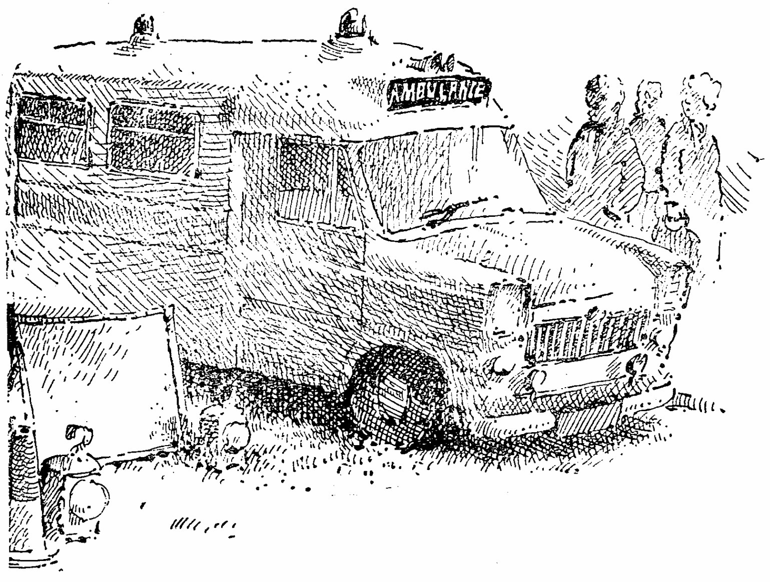
倍恩摘下眼镜，这样远距离可以看得更清楚。

他们把萨米放到担架上，然后把担架推进了救护车。

“那是萨米，”倍恩惊叫起来。

“你能肯定吗？”他妈妈问。

“我认得出他的外衣和自行车。他给汽车撞上了。”



爸爸也走到窗前往下看。

救护车呼啸着开走了。车上的那只蓝灯旋转不停。

“你们说是不是萨米受伤了？”，倍恩问。他这是明知故问。

“看来差不多，”倍恩的妈妈说。“我马上打电话到医院去问一下。你应该准备上学去了。”

倍恩点了点头。他回到自己房里去整理书包。墙上的七个矮人又在跳舞了。

信号绳挂在那里，他犹豫不决地去拉了一下，却毫无反应。

这原就在他预料之中，为什么还要去拉一下这根信号绳呢?

他把手伸进口袋，捏了捏伍迪。

牙齿刷了没有？妈妈经常要提醒倍恩这件事。他到洗澡间去。

倍恩从洗澡间出来，只见妈妈站在客厅里样子很特别。倍恩已经有了些预感，这种预感不是一下子说得清的。

“萨米什么时候回家？”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他受伤了吗？”

“对。”

“厉害不厉害？”

“很厉害。”

“我要去看他。”

“现在不能去。”

“那什么时候能去？”

“等他好一点再说。”

倍恩看得出妈妈没有告诉他实话。

萨米不是生病。萨米死了。一个人死了就不再受痛苦了。

“我知道，”倍恩说。“萨米死了，对吗？”

“对，孩子。你不要太伤心。他死得这么快……”

“他没受痛苦，是吗？”

“是的……”

“我一定要振作精神，这就去上学。”

“对……”

倍恩乘电梯下楼。他踢了一下电梯的墙壁。

他从镜子里看见一个孤零零的男孩，嘴角边还沾着一点点奶油可可。他把它舔掉了。

十　五

后来老师在学校里谈起了萨米。

“你们不应该忘记你们的朋友。他在天国，在你们玩

的时候看着你们，还能听见你们讲话。”

课间休息时，老师又对倍恩说：

“你不要伤心。”

“我不伤心。”倍恩回答说。

“萨米是个好孩子。”

“是的。”

“他在学校里表现也很好。”

萨米算术成绩最好。

“这次车祸只是因为萨米太粗心造成的。倍恩，你一定要答应我，今后多加小心。”

“是，”倍恩回答道。他不明白老师讲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特别要注意汽车。是汽车……你要多注意来往车辆。”

倍恩一直在想另一些事情。

“萨米能听见我讲的话吗？”

“从某方面来讲，他能听见。”

“萨米死了吗？”

“死了。不过你别伤心。”

倍恩还不懂事。他并不伤心。

“一个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

“上天国去。”

“到天国去很远吗？”

“很远很远。”

“我能去吗？”

“你老了以后，总有一天会去的。”

爸爸、妈妈说天国是假的。

倍恩究竟相信谁的说话？

倍恩的老师相信天国。老师说他老了，会进天国。那为什么萨米还是个小孩就进了天国呢？

要是天国是假的，那么人死了以后又到那里去呢？

到地底下去吗？

萨米现在在哪里？

有一天晚上，他站在窗前，抬头望着星星。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倍恩轻轻地叫了一声：“萨米。”

这样叫他觉得好象萨米就在他的身旁。他几乎能伸手碰到他。萨米毕竟离他不远。那是大人们不会懂的。

因为萨米是他的朋友，他比别人更清楚，所以他并不感到伤心。

十　六

每天倍恩一个人乘电梯下楼。有时候他朝镜子里的男孩伸伸舌头。

“讨厌鬼!”

倍恩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说这话，不过他不喜欢镜子里的男孩，同样，镜子里的男孩也不喜欢他。倍恩伸出舌头，镜子里的男孩也马上伸出舌头来。

倍恩踢踢电梯的墙壁。

“萨米。”

他很温柔地叫着萨米的名字。

镜子里的男孩注意到他叫“萨米”了没有?

倍恩很快转了一个身。

不，镜子里的男孩什么都不知道。“萨米”现在成了一个秘密的秘密。

电梯停了。倍恩走出电梯来到大厅。在走进大厅之前，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了伍迪。

“你在这里……”

象平常一样，倍恩要在大楼外面的台阶上站一会儿，让自己适应一下外面的环境，也就是让自己的眼睛习惯一下。

他靠着的那块石头给太阳晒得暖烘烘的。太阳整天照耀着。现在是九月底了。去学校路上的公园里，枫叶看上去就象一团燃烧的火。

一群孩子正在汽车库前的草坪上玩圆场棒球[①]。倍

① 一种类似棒球的球戏。

恩叫道：

“我也能来玩吗？”

他们没理他。伊恩和皮尔斜眼看他，可他们什么也没说。他们都怕凯文，所以不敢说什么。

倍恩走近几步，又问了一遍。

“开始！”凯文叫喊着。

今天妈妈对他发脾气。她要倍恩替她到楼下售货亭去买包烟。可他直摇头。这是他突然不想去的，萨米不在，不能同他一道去买，所以他不想去。

不过这一点他又不能对妈妈说。有其他人在场，他不能提起萨米的名字。妈妈认为倍恩在生她的气。于是，妈妈也对他发脾气，并说：

“你这讨厌鬼！”

所以他到外面去，让自己清静清静。

倍恩来到自行车停车处。他骑上了一辆女式车。当然，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但他不在乎。



妈妈说他是讨厌鬼，那就算是讨厌鬼吧！

倍恩假装这辆自行车是一辆机动脚踏两用车。在他的想象中，他很快地骑出公园来到马路上，打一个左转弯，又打一个左转弯，骑到了通往乡村的那条大马路上。车子的马达轧轧响个不停。他空转轮子，尽可能骑得快。他要骑着车远离那些不喜欢他的人。

到萨米那里去。对，倍恩就是在往萨米那里骑去。

倍恩不知道到萨米那儿去该走哪条路。他以为只要拚命地骑，骑上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最后一定能到萨米那里。

那时他该有多高兴啊！

一群孩子在叫喊。倍恩能听到球棒打中球的声音。不过他不必费神去看。你能从声音里听出是凯文在击球。他击球的时候，外场员[①]必须站得很远。他力气大。有一次，他把球击到外面的路上去了。球击中了一辆汽车，擦掉了车上的一块漆。凯文的爸爸不得不出钱赔偿。

要是倍恩再等上一会，说不定他们还会叫他一起玩球的。他们常常是这样的。

倍恩知道凯文不喜欢和他一起玩球。因为他笨手笨脚，眼睛又看不清，不过迟早凯文还是会同意他参加的。

---

① 棒球比赛时在外场守球的队员。

以往他和萨米在一起，那就比较容易。他们总让萨米和他参加同一个球队。

可是现在，他们不叫他参加了。

十　七

倍恩停下了“两用车”，回过头去，抬头望望五楼的一扇窗子，那是厨房的窗子。

他清清楚楚看到窗子里面有一听罐头。他知道这是一听橘红色的罐头，上面印有“彭维尔可可”字样。他甚至在那么远的地方也能看出来罐头里装的是奶油可可。不过离得近了，如果不戴眼镜，他就看不清罐头上的小字。

别的时候，厨房窗口上是不放东西的。窗口上也不见妈妈的人影。他留神看了好长时间，不见妈妈到窗口来。妈妈通常过一会儿就要到窗口来张望一下，看看他在什么地方。

啊，倍恩这时正骑在一辆女式自行车上，纯粹为了出气在来回摆动车把，真不该这样做呀。这样会把前轮扭歪，自行车就不能骑了。

大人们，活该！

倍恩看到大楼的门开了，妈妈走了出来。他一闪就躲到了自行车停车处的后面，在一辆汽车背后爬过去，爬

到房子的拐弯处，又奔过草地，低头穿入树篱上的一个豁口。他在树根上绊了一下，跌倒在地。

“该死的!”倍恩生气地说。

话刚出口，他就意识到这是一句粗话。凯文嘴里老是不干不净的。他知道的粗话比任何人都多。

倍恩在一块尖石头上擦破了手，流了一点血，不厉害也不痛。倍恩经常跌交受伤。他不怕跌交。

树篱后面有一条沟。沟的另一边有一道篱笆。篱笆里面有一个古老的果园，长着许许多多古老的苹果树。园内住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小姐和两只猫，还有一个修剪树木的男人。

猫有时爬过篱笆把小娃娃玩儿的沙堆弄得一塌糊涂。那里是禁止猫去的，一去就给赶走。不过也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是禁止猫去的。

倍恩爬过了篱笆，他不善于爬。他没有忘记从前在篱笆上往下跳时勾住了鞋子，差点儿跌断了腿。

这是倍恩第一次单独钻进果园。

一只名叫“老虎”的猫正趴在走廊台阶后面，守着小鸟。猫身上有灰色的条纹，和倍恩家厨房地板上铺的垫子一样颜色。

那儿有一股苹果和泥土的香味。

倍恩沿着一排山莓轻手轻脚走过去，随时准备一旦



走廊的门打开，立刻转身逃跑。这位上了年纪的老小姐倒不会有什么麻烦，但你不能肯定住在那儿的那位男人会怎么样。看样子他不喜欢孩子。

没发生什么。“老虎”摇着尾巴，继续趴在台阶上。太阳射过红醋栗丛，背后他还能听到其他孩子玩圆场棒球的叫声和笑声。

倍恩走近外屋。扑鼻而来的是一股旧木头的霉味混着新砍下来白桦树的香味。一张梯子靠在外屋的屋顶上。他想爬上去，但又不敢。说不定会有人走过来。

倍恩不知做什么才好。从前萨米和他在一起时，只要一个人问一声：

“我们玩什么呢？”

另一个就会说去爬树，去草地上踢球，或去沙坑上玩。

现在，他没有人可问了。

十　八

倍恩站在那里，苹果园好象显得很大。

要是他这时回去的话，人家也许会让他参加打圆场棒球。但他再也不想去了。他真想一个人待着。

倍恩打定主意之后，心情舒畅多了。

在继续往前走之前，倍恩从口袋里拿出伍迪，用大拇

指摸遍了这块光滑的木头。

然后，他绕到外屋的后面。倍恩不管衣服会不会弄脏，从两只垃圾桶之间挤过去。他慢慢地在长得很高的野草中向前走，一路把荨麻踩下去，这样他就不会给刺痛了。接着，他又得爬过另一道篱笆。这次爬过去很不容易，因为篱笆的板条排得很密，板条的顶上又是尖尖的。运动衫的一只袖子给钉子钩住了，他只得使劲一拉，这才脱身。

他发现自己站在一条深沟中。沟里的野草和荨麻长得更密更高，尽管倍恩很当心，还是给荨麻蜇了两下。看那么近距离的东西，他只能利用他的眼镜了。

又是一道树篱，从树篱再往前是一个生长许多枫树的小公园。枫树长得又高又大，藏在后面谁也看不见。

倍恩很快跑过一片软软的草地，在一棵树旁停了下来。一辆辆汽车在公园外面开过。

这时他还想干些什么呢？公园里没有一个孩子。

离他不远，一条公园的长凳上坐着一男一女正在大声谈话。他听了一会儿。

“这顶帽子真可笑，”那个女的说。

“可笑，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个男的说。

“样子太蠢。要是你还戴这顶帽子，我就不同你一起出去。”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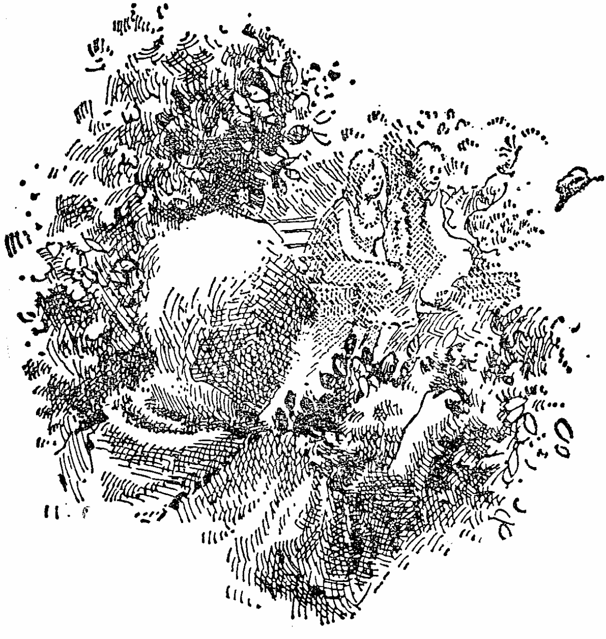
“这顶帽子还很贵呢，”他说“是从苏格兰买来的。”

“我才不在乎呢，”她说。“这顶帽子太难看，你戴着样子很丑。”

“好吧，”他说。“我并不在乎一顶旧帽子，你才是我在乎的。”

倍恩看那个男人脱下帽子哗的一下把它扔了。那个女的吓了一跳，叫了起来。

这顶帽子飞了一个很大的圆弧落到草地上，正好落在倍恩的脚跟前。



那个男人站了起来，说：

“我们走吧。”

“不戴那顶帽子了吗？”她说。

“我再也不要见到那顶难看的帽子了，”他说。

等他们走得看不见了，倍恩背靠着树坐在草地上，把帽子拉到自己的跟前。这是一顶棕绿色小点相间的帽子，很软。倍恩拿在手里一摸就高兴起来。这顶帽子是用粗花呢做成的。帽子里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生发油和烟草的气味。

倍恩独自高兴地笑了起来，他把帽子戴在头上。帽子太大，但这没有多大关系。

他又独自笑了起来。这是一顶快乐的帽子，一顶幸福的箱子。这顶帽子一戴在头上，他心里就变得越来越高兴了。

“一顶有魔力的帽子，”他悄悄地说了一句。

倍恩好象在悄悄地对萨米说话。这会儿萨米原就该和他在一起。萨米喜欢乔装打扮，做游戏。

毫无疑问，这是一顶有魔力的帽子。

倍恩觉得头上挺重，仿佛戴上了国王的王冠。

他站起来，自己觉得很庄严，相当庄严。他现在是国王了。每个人都得服从他。

他命令枫树说：

“给我冰淇淋！”

他等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假装去接冰淇淋。这正是他要的那种冰淇淋，软软的，外面有一层硬硬的巧克力糖。

国王倍恩把帽子拉到耳朵边，开始奔跑。跑起来他也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快。

不过帽子重了一点：他一个踉跄，头先着地，跌了一交。什么东西亮晶晶的，象啤酒瓶盖子似的，在倍恩前面的草地上闪闪发光。他拾起了那只盖子。

可那不是一只盖子，而是一枚五角的钱币。

倍恩站了起来，眼睛盯在手心里的那个硬币上，只觉得两腿有些发软。

果真是一顶有魔力的帽子。

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几乎有些发抖。这才明白他现在该做什么，他得脱下帽子。因为一个人对有魔力的东西应当战战兢兢的。

他得把魔力贮存起来，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用它们一下。

倍恩恭恭敬敬地脱下帽子，双手捧着，用手指摸了摸它。他感到全身一阵战抖。

现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了。

十　九

倍恩穿过公园，一路踢着掉在地上的树叶。枫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倍恩的右边是学校，由于操场空着，看起来很古怪。一扇扇窗子象在睡觉。

倍恩穿过马路走进报亭，拿出五角钱硬币放在柜台上。

“买冰淇淋，”倍恩说。

“要嘛一种？”

“要带巧克力的，”倍恩回答。

那位妇女拿出一份冰淇淋。正当她从柜台上伸出手来要把冰淇淋交给倍恩时，她看见倍恩一只手上拿着一顶帽子。

“你戴着这顶帽子到处走吗？”

倍恩觉得她这个问题提得很愚蠢，不过还是点了点头表示不错。

“这是你自己的帽子吗？”那位妇女问。

倍恩懂得她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是的。这顶帽子是我的。”倍恩回答说。

那位妇女朝倍恩看了一眼，大人们认为孩子说谎，目

光就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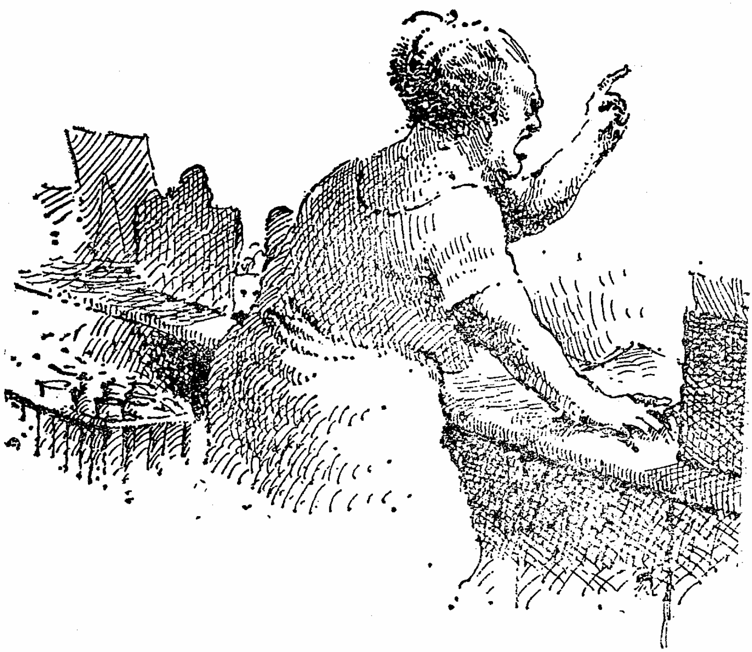
“象你这样小的孩子不会戴礼帽的”她说。

她竟说倍恩是个小孩子！

刚才他还是一个头戴王冠的国王呢，而且还在草地上拾到了五角钱。倍恩脸带笑容在回忆刚才的事。

“你笑什么？”那位妇女很严厉地问。

倍恩并没有笑。



“我没笑呀，”倍恩回答说。

那位妇女更加不高兴了。

“我看你是在捉弄我，”她那说话的声音里再也没有一点讨人欢喜的味道。“你最好还是告诉我，你在哪里弄到这顶帽子的？”

这已不是什么开玩笑的话罗。倍恩感到自己的眼泪快要涌出来了。但他不想在那里哭。



“帽子是我的，”倍恩说。

那位妇女伸出手来。

“我不相信这顶帽子是你的，”她说。“你最好把帽子给我，我认得出来帽子是谁的。”

倍恩惊慌起来。不管怎么说，帽子的主人把帽子扔了。那就是说他再也不要这顶帽子了，也就是说谁发现这顶帽子谁就能把它拿走。

那位妇女突然一把抓住倍恩的帽子。

倍恩倒退一步，转身就跑。倒霉的是他没有看清往哪里跑，却往报架上直撞过去，报架哗啦一声倒在地上，报纸散了一地。他吓得连忙大声叫嚷：

“这不能怪我。”

这时，倍恩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更加看不清楚了。那位妇女绕过柜台走了出来，多半要来捉他。但她只能小心迈步，才不至于踩在报纸上。倍恩在门上一阵乱摸，才寻着了门把，把门打开，跌跌撞撞往外跑。

有一件事很清楚，他必须尽快从这里逃走。

周围望出去一片模糊。倍恩用力眨了眨眼睛把泪水挤掉，拔腿沿着人行道奔跑起来。那位妇女在后面拚命叫喊，要他停下，倍恩理都不理她。

倍恩尽快地跑了一大段路，直跑得喘不过气来，才不得不减慢速度。他不敢回头去看那位妇女是不是还跟在

后面。

他穿过马路跑到一条小街上，然后又拐到另一条小街去。他越跑越感到害怕。要是那位妇女还跟在后面怎么办……要是她招呼别的大人来捉他怎么办!

倍恩跑了又跑! 最后他累得气也喘不过来，一步都跑不动了。他停下来直喘气，朝四周看看。后面一个人都没有。

倍恩的周围全是高楼大厦，一幢幢住满人的公寓。他不认识这个地方，也搞不清他到了哪里。

二　十

倍恩意识到他做错了事。他做了他不应该做的事，魔力在惩罚他了。也许他不应当拿这顶有魔力的帽子给他的钱去买冰淇淋，也许这钱是不能用来买任何东西的。这样的话，要这五角钱来干什么呢?

这真是一个难题。

没有人跟踪他。但随时有可能会有人来找到他。他必需躲起来。可又躲到哪里去好呢?

要是在他自己家里就好啦。

不过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卖报亭里的那位妇女早就认出他来了，知道他住在哪里。说不定她会到倍恩家

里向他母亲告状，说他在卖报亭里干了些什么。说不定现在她正坐在家中客厅里等他呢。

他不能回家。

倍恩觉得自己的双手又黏又冷。他吃惊地发现自己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拿着冰淇淋。还算好，蛋卷冰淇淋包在纸中。不过在他奔跑的时候，差点儿把冰淇淋捏成两段。手里的热气使冰淇淋开始融化了。

面上有一层巧克力硬壳的蛋卷冰淇淋是最好吃的冰淇淋。倍恩一边在动脑筋接下来该怎么办，一边心不在焉地舔掉上面一层巧克力。

倍恩站在一个院子外面，一辆汽车开进来穿过院子。开到大楼底下不见了。倍恩心里想那座大楼底下肯定有一个汽车库。

他犹豫不决地走进了院子。

此刻，倍恩有了一个危险的想法。如果这顶帽子真有魔力的话，那说不定还会帮他个忙，显显它的魔力。他把帽子压在头上，跟上次刚戴这顶帽子时一样有些头晕眼花。这种感觉同他有一次在做梦时，梦见自己在屋顶边上走，正准备纵身飞向空中时的那种头晕眼花的感觉一模一样。

一阵尖锐的冷笑声吓得他打断了思路。

二 十 一

一个女孩子从汽车库那里走过来，站在块写有“禁止停车”的牌子旁边，朝着倍恩冷笑。她有两条辫子。倍恩在学校里就认识她。她比倍恩年级高，名叫巴比 · 雷诺兹。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你更滑稽的人。”这女孩子说。

她的嘲笑有点让人受不了，不过倍恩还是很高兴，因为他终于碰到了一个认识的人。



“你受惊了吧!”她说。“什么事使你受惊了?”

倍恩的确是受惊了。

他见巴比用嘲笑的目光看着他，连忙说:“没有，哪儿的话,”接着灵机一动，又说道:

“警察在追我。”

巴比惊奇地睁大了眼睛，问道:

“真的吗?”

巴比拉着倍恩的手就走。

“来,”她说。“我知道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

他们奔到汽车库进口处，走进了敞开着的大门。那里大楼底下有一块大得不得了的空地，倍恩甚至在梦里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空地。汽车一排排整整齐齐地停在涂有黄色记号的水泥地停车场上。一个人刚停好汽车，从汽车里出来。

他们从这个人的身边跑过，然后又从两辆紧挨在一起的汽车之间挤过去。一个穿着油腻腻工装裤的男人正站在汽车前往汽油箱里加油。

这儿有一股很浓的水泥、机油、汽油和废气混合的气味。倍恩很喜欢闻。

“没有人会到这里来捉我们,”巴比说。

他们爬到一大堆轮胎后面。那里象是一间小房间，有一股十分浓烈的橡皮气味。倍恩也很喜欢闻。只要有

强烈气味的东西，他差不多都爱闻。他喜欢闻咖啡、闻妈妈的香水、碗橱里的各种调味品，更喜欢闻生姜，只有洋葱是例外。

“你想做什么？”

倍恩并没有立刻回答。他还没有从惊吓中恢复过来。这顶帽子的魔力又在起作用了。

刚才他还不知道怎么办。可他一戴上这帽子，巴比就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站出来帮他的忙了。他在这里很安全。

“你不能注意点吗？”

冰淇淋滴滴答答地滴在巴比的衣服上。倍恩把蛋卷冰淇淋递给了巴比。为了补救这一点，巴比伸出了下嘴唇，很和气地接受了。这时冰淇淋早已捏成一团乱糟糟的东西了。她却并不在意，舔着冰淇淋，一本正经地望着倍恩。突然她叫道：

“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倍恩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以前谁也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当然，母亲说过这种话，但那是完全不同的。

他转过身去踢轮胎，掩盖他的窘态。

“不要看别处，”巴比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因为你有两只又大又严肃的眼睛。”

她的眼睛一定很尖，所以在光线很差的地方也能够

看见。那个地方屋顶很高，上面挂着许多灯泡。但灯泡的光都照得不远。各个角落都是黑黝黝的。他只觉得巴比的脸模糊不清：大嘴、大鼻子、脑后拖着两条辫子。

倍恩再也没转过身去。他听到巴比在舔冰淇淋的声音。他要不要再买些给自己吃呢？

“你杀了人吗？”她问。



这下他只好转过身来。

“你怎么想到这上面去啦？”

“因为警察在追你。”

“为了其他的事，”倍恩含含糊糊地回答。

“其他什么事？你倒说说看！”

倍恩不作声。他真的没做什么事。

巴比舔完了冰淇淋，把纸丢在地上。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了？”她说。“因为你戴了这顶可笑的帽子。你为什么要戴这顶帽子？”

倍恩脱下了帽子。

“不，还是戴上吧！你戴上这顶帽子很滑稽。”

巴比是个奇怪的姑娘。她使倍恩很紧张。她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

“有一次我曾经杀了一个象你一样的男孩。你想看看吗？”

她又拉起倍恩的手，走进了另一间小房间。这回，倍恩把手缩了回去。巴比用胳臂肘轻轻地推了推他。

“你把手放在这里，看看有什么感觉。”

倍恩没动。

“你怕了吗？”

估恩确实很怕。

“我不怕，”他嘴上却不肯承认。

他瑟瑟缩缩把手放在两只轮胎之间。巴比不耐烦起来，把倍恩的手往里推了一下。他感觉自己的手在一点点伸进去。

突然他的手指碰到一样又冷又滑的东西。他尖叫了一声。

巴比在他背后冷笑。

“这会儿你怕了，是不是？”

倍恩背靠着墙。

巴比把手伸进去，拖出一样东西举到倍恩的眼前。

那是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塑料娃娃。

“你真傻!”她说。

倍恩不想再与她待在一起了。他刚想走开，巴比拉拉他的袖子不让他走。

“你听见声音了没有？”

“什么声音？”

“象是警车的声音。”

巴比把脸凑到倍恩的耳朵边，低声模仿警车报警的声音。她的呼吸热烘烘的，有巧克力味。

“你待在这儿，我可以照顾你。”

这样，倍恩就被她强留下来了。但他开始觉得肚子饿了。往常这个时候他在家里总要喝一杯牛奶，吃点饼干的。

会不会真有一辆有无线电联系的警车在寻找他呢？他在留神细听。没有声音，他听不到任何声音。不过这种事你是不易摸透的……

巴比把手搭在倍恩的肩膀上。

“我照顾你，”她低声地说。

巴比的一条辫子把倍恩的头颈弄得痒痒的。倍恩转过身去。他不喜欢人家太靠近他。

倍恩从两只轮胎的夹缝里看见那个穿工装裤的人正在从汽油箱底下爬出来，朝出口处走去。这个人先关上了汽车库的灯，后来又关上了门。

倍恩很害怕：他张开嘴，吸了一口气，想叫。巴比立刻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在他耳边轻轻地说：

“别出声！他说不定是上警察那里去的！”

这时车库的门已关了一半。倍恩可以看见从外面射进来的一道阳光。这道阳光变得越来越狭，最后随着砰的一下关门声消失了。他们在一片漆黑之中。

二 十 二

倍恩和巴比给锁在汽车库里。

倍恩害怕得象木头一样。他不理解巴比为什么不喊那人等他们一下。在黑暗中，汽车库变成了一个大山洞。

倍恩想大声喊叫，却又发不出声来，在这同时他又怕叫出声来会被人家发觉他躲在这里。

妖魔鬼怪除了童话故事里有，其他地方是没有的。不过世界上还有一些怕人的东西，那就是一些说不出名称来的东西。

倍恩把手伸进口袋，捏着伍迪。他的手指摸到这块光滑的木头，顿时镇静下来。尽管他从很小很小，小得不知有多小的时候起就是害怕黑暗的。

巴比的手臂一直搂着他，他感觉怕得好一些。他没有把她的手臂推开。巴比好象是他的大姐姐。倍恩没有兄弟姐妹。要是有一个姐姐一定是很有趣的。不过有一个哥哥当然就更好了。

倍恩的眼睛开始习惯周围的黑暗了。屋里毕竟不是漆黑一团。一道灰蒙蒙的光线从汽车库一边几扇嵌线玻璃[①]的小窗子里射进来。这倒反而坏事。微弱的光线照在汽车顶上，使得这些汽车看上去象是一头头湿漉漉的大象跪在那里。

好象有些说不出名字来的东西蹲在角落里。它们没有出声。软绵绵的脚掌越爬越近，直到他感到毛茸茸的脚掌碰到他的手，尖利的爪子碰到他的脸。

---

① 玻璃在制作中衬了铁丝网以增加牢度，常用于工厂、花棚、天棚等处。

倍恩越来越怕，再也忍受不住。

“你怕吗？”巴比低声地问。

“我怕。你呢？”

“这里没有什么危险。”

倍恩觉得巴比很有胆量。尽管她是个女孩子，却很勇敢。

倍恩想起了那个洋娃娃——那个被杀的男孩，他也在那边角落里。说不定他就是一个说不出名字来的东西……

倍恩一面用力捏着伍迪，一面自己对自己说：这里没有妖怪之类的东西，这里没有妖怪之类的东西，这里没有妖怪之类的东西……

他忘记了一件要紧的东西：那顶帽子。要是有什么东西这时能帮助他，那就是这顶有魔力的帽子，他用两只手把帽子戴好，等着，发着抖。

“我有办法，”巴比低声地说。“抓住我的手。”

倍恩紧紧地握着巴比的手。她开始从那堆轮胎和墙壁之间的缝道里挤出来。倍恩跟在后面。

他们挤出来之后，四周亮多了。但这里也是叫人寒毛懔懔的。汽车库大得没边，又没有墙可以遮蔽。

窗外射来的光线照在一辆辆汽车的前灯上，使它们一闪一闪的，有些就象是一只只怀疑的眼睛，带着恶意偷

看他们。有些则瞌睡朦胧，仿佛正在乜斜着看他们。

巴比的衣服发出沙沙的声音。汽油味直冲倍恩的鼻子，那顶帽子沉重地压在他的头上。

巴比领倍恩走到一辆汽车前，打开了车门。顿时，汽车里的灯亮了。她把倍恩推到前面的座位上，她自己坐在旁边的驾驶员位子上。她砰的一声关上车门，灯也熄掉了。

“我们这样干人家答应吗？”倍恩胆怯起来，小声问道。

“他们不知道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损失，”巴比满不在乎地说了一句。“你坐近来一点。”

倍恩坐在原来的地方不动。

巴比向他靠近。但她不能靠得很近，因为有汽车的排挡挡住了。

倍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感到在这里很安全，四周都有墙壁围着他。

这顶帽子又在起作用了。

可以肯定这不是伍迪在帮他的忙。伍迪只能给人安慰，却不会做什么事情，更不会施展魔法。如今倍恩不得不相信，这顶帽子是有魔力的。为了安全起见，倍恩一直把帽子戴在头上。

两只红红的眼睛正在二十米外的地方盯着他看。那是一只野兽还是一个说不出名字来的东西？它们一动也

不动。它们象熊熊燃烧的煤块发着红光。

“你看到前面两只眼睛没有？”倍恩压低嗓子问巴比。

她的回答是一阵哈哈大笑。

“你真傻！这是一只充电的仪器。灯亮告诉你，有电流了。看！”

她开亮了车前的两只灯。两道光射进黑暗，照亮了前面的墙壁。那里有许多汽车电池和一台带有指针的仪器。在仪器中间有两只发亮的红眼睛。倍恩咧开嘴尴里尴尬地笑了笑。

突然巴比按了一下喇叭。倍恩从来没听过这样吓人的声音，好象车顶掉下来了，这声音在其大无比的汽车库四壁中间回响着。倍恩跳了起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喜欢你？”巴比说。“因为你是那样胆小。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照顾你了。”

倍恩不希望让人照顾。不过眼下有巴比和他在一起，紧挨着他，倒也不错。

喇叭声消失之后汽车库又是一片可怕的寂静，倍恩甚至可以听到巴比的呼吸声。她在用鼻子呼吸。不知什么原因倍恩觉得肚子饿了。他该不该请帽子帮个忙呢？

倍恩暗暗地在心里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说道：“我想吃点东西。”

说完这话，他就等着。

二 十 三

起先，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巴比坐着，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好象她在装作开汽车的样子。倍恩坐在她的旁边，脑子里想的是帽子。汽车的前灯亮着，照在墙上。两只红眼睛在电池旁边闪闪发光。后来巴比说：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可是我们给锁在里面啦，”倍恩说。

“门可以从里面开的。”

她关上了汽车的前灯。他们走出汽车，倍恩绕到巴比这边来，不待她的同意就一把拉住了她的手。他们的脚步声在四壁轻轻地回响。巴比要倍恩在门里边等她，她自己偷偷地出去，看看有没有人埋伏在那里。

倍恩背靠墙站着，尽量不去想车库里那些说不出名字来的东西。

巴比开开门溜了出去。外面阳光普照，照得倍恩眼花缭乱。他觉得很奇怪：原来他以为夜晚早已来临了呢。

“路上没人！”

倍恩急忙走出来。能从黑暗中逃出来，让太阳又照在他的脸上，真是太好了。

“我现在回家去吃些东西，”巴比说。“你也一起去好

吗？”

魔力又在起作用了，不过现在倍恩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想回家，”倍恩说。

“你能肯定警察不在你家等你吗？”

倍恩不能肯定。他有点怕巴比，巴比使他神经很紧张。她做了许多出人意料的事，她非常自信，不象倍恩。

和萨米在一起，一切都要简单得多。萨米和他想的是一个路子。萨米也怕黑暗。他们两个十分合得来。

“去吗？”巴比伸出她的手不耐烦地说。

他去了，不过不肯拉她的手。他现在再也不需要拉她的手了。

巴比家住在一层楼，就在车库上面。她要倍恩把帽子留在前厅里，可是倍恩拒绝与帽子分开。巴比想从倍恩手中夺走帽了，他把帽子抓得紧紧的。

巴比的父母正在厨房里吃饭。她的父亲就是那个车库里穿着工装裤的人。现在他没有穿工装裤。这时倍恩才明白过来，为什么巴比在车库里就象在家里一样。

“爸爸，这是倍恩，”巴比说。“他想与我们一起吃饭，他不敢回家，警察在他家里等他，他杀了人。”

倍恩吓坏了，同时也大失所望。你永远不能信任女孩子，她们什么都会哇里哇啦泄露出去。

看来巴比的父亲倒并不十分担心，反而带着友好的微笑说道：

“别把巴比的话放在心上，年轻人。她一向信口开河。你喜欢吃香肠吗？”

倍恩点点头。

“这是你的香肠！你可以坐在巴比对面的沙发上吃。要是你坐她旁边，那你就别想得到安宁。”

巴比撅撅嘴直摇头，摇得两根辫子也跟着甩动起来。

“我吃饭时可总是规规矩矩的。”

事情不如想象的那样坏。她的父亲只字不提警察的事。她的母亲还在煎香肠。他们让倍恩拿着帽子坐在沙发上。

巴比的父亲说话不多，他大口大口吃着东西，眼睛在看摊在桌上的报纸，还不时抬起头来看看倍恩。

巴比母亲的头发和巴比一样，不过在颈后盘了一个髻。她也戴眼镜。倍恩盯着她看，看得她不安起来，说：

“有什么不对头吗？”

“你也戴眼镜，”倍恩说。

“你瞧，近距离我反而看不清楚。”

太妙了。

“我也这样，”倍恩说。“我在室内得戴眼镜，可是我把眼镜忘在家里了。”



“你戴我的试试看。”

倍恩戴上眼镜。顿时，周围模模糊糊的轮廓变得清晰了。他再也不用费劲去看近的东西，感到很轻松。这真是太好了。

巴比父亲的手很粗糙：他有两只指甲开了裂，里面全是黑污。他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汽油味。倍恩喜欢闻这气味。

巴比笑了。

“你戴了眼镜看上去一副傻相。”

“相反，”她父亲说。“戴眼镜的人看上去要比别人聪明。”

倍恩感激地笑了起来，趁旁人不注意时，他向巴比伸

了伸舌头。

倍恩喜欢和巴比家的人在一起。

二 十 四

巴比不能长时间安安静静坐着不动。她想在桌子底下踢倍恩一脚，结果把牛奶泼在她父亲的报纸上，连自己的辫子也有点儿甩动。

她给倍恩编了一个可怕的故事。

“倍恩，”她说，“从停在街上的一辆汽车上拿走了一顶帽了。同时……”

“我根本没拿！”倍恩说。

“别说话，”巴比说。“我比你清楚。不管怎么说，插嘴总是不礼貌的。”

倍恩的脸红了。

“同时，”巴比继续讲。“倍恩还从汽车里偷走了毯子、手电筒和洋娃娃。他还想把汽车开走，不过他不会开车。这时候，他看见一个手拿冰淇淋的男孩，他奔过去把他杀了，夺走了冰淇淋。他把男孩的尸体藏在汽车库里，那个地方别人是找不到的。现在警察正在搜捕他。他吓得不敢回家。最好今晚就让他待在这里，由我来照顾他。”

巴比的父母不同意。倍恩听了很高兴。他固然很想

待在这里，就是不想晚上在这里过夜。

奇怪的是他们听了巴比的故事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倍恩在家里编谎常常会惹来麻烦，他父亲一向特别强调要说老实话。

可是巴比的父母却允许巴比讲完编出来的故事，谁也不去打断她。听完之后，巴比的父亲便问倍恩说：

“你想说些什么吗？”

倍恩不想说什么。他们因此很感兴趣，用亲切的目光看着他。这种对孩子友好的态度，使他一下子对他们产生了信任，马上把经过情形都告诉了他们。

他只保留了一点：他不敢把帽子的魔力告诉别人——除了萨米。可惜萨米不在。倍恩告诉他们如何拾到五角钱，如何到报亭买冰淇淋遇到那位妇女，如何撞翻报架把报纸散了一地，如何逃跑遇见巴比。他在讲的过程中对伍迪也只字不提，那是他的秘密。一个人把秘密讲出去，那是很危险的。

倍恩把他的名字和他从哪儿来也告诉了他们。

“我的名字叫倍恩·安德鲁斯。我住在公园附近那幢大楼里。”

“哪一个公园？”雷诺兹太太问。

“罗纳尔兹路，学校外面。”

“你爸爸那里有电话吗？”

“有。”他爸爸的名字叫基思·安德鲁斯，是邮政局长。他妈妈的名字叫温迪，是中学教师。

巴比的爸爸走出客厅，打电话给倍恩的爸爸。打完电话后巴比的爸爸对倍恩说他妈妈正在为他担心。家里根本没有警察，也没有店主在等候他。

这样一来倍恩用不着再害怕了。他放下心来，舒了一口气。他把眼镜还给巴比的妈妈，还对她的招待表示感谢。巴比送他回家，因为她认识路。

路，不象倍恩想的那么远。他们很快就到了。倍恩一看见自己家的那幢公寓就跟巴比告别。巴比却坚持要把他送到家里。

她甚至送进了大楼，还乘了电梯上楼。

“我从来没乘过电梯，”巴比说。

这时她的样子不再那么自信了，这点使他很高兴，毕竟还有些事情，倍恩比她知道得多些。

倍恩看了看镜子里那个奇怪的女孩和奇怪的男孩，那个女孩有辫子，那个男孩手里拿着帽子。那个女孩的名字叫巴比。那个男孩的名字是不是叫倍恩？多怪啊！镜子里的男孩跟他一模一样，但又不是他。他不可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一个在镜子里，一个在电梯里。

巴比这时变得安静了。乘电梯上那么高的高楼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倍恩还是象从前跟萨米在一起那样，踢了一下电梯的墙壁。现在萨米不在，那就不一样了。同巴比在一起做这个动作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她不懂踢墙是什么意思。

电梯停了。巴比没出来。倍恩指给她看揿哪个按扭能回到底楼。巴比揿了按扭就不见了。倍恩在写着“安德鲁斯”的门上按了一下门铃，

二 十 五

倍恩的父母都在家里。这是很难得的。爸爸经常晚上外出开会，妈妈也在一些委员会里占有席位。

倍恩不懂委员会是什么意思。在他的想象中，在委员会里占有席位就是坐某种深沙发，坐上去就会陷进去，不过他弄不懂妈妈怎么能同时在几个委员会里占有席位，难道同时能坐几只沙发?

妈妈想对倍恩解释解释。

“在一些委员会里占有席位的意思是我参加了一些妇女组织，要决定各种事情。”

“做些什么事情? ”

“我们为儿童救济会募捐钱和衣服。”

“什么叫儿童救济会? ”

“救济其他国家的穷孩子。那些孩子整天吃不饱，光

着脚。他们的父母亲没有钱替他们买鞋子。”

倍恩认为光着脚很好，整天吃不饱却是可怕的。他自己常常感到肚子饿，不过想吃总有东西好吃。想想肚子饿得咕咕叫，不吃晚饭就去睡觉真不是个滋味。妈妈在一些委员会里占有席位，募捐一些钱，使那些孩子晚上能吃饱睡觉，真是一件大好事。

“倍恩，你到哪里去了？”他妈妈问。

他告诉妈妈他怎样认识了巴比和她的父母，还谈到了汽车库和报亭里的那位妇女。就是没有提那顶帽子的魔力。

妈妈没生他的气。她很少生气。妈妈的脾气确实非常好。唯一不好的是她晚上经常去委员会。白天她又在学校里。倍恩也到学校里去，但他回来的时间要比妈妈早得多。

倍恩常常觉得生活很寂寞，尤其是失去了萨米之后。

爸爸对他去过哪里并不感兴趣。爸爸感兴趣的倒是他从哪里弄到了这顶帽子。倍恩告诉他，公园里有一个人坐在长凳上扔掉了帽子，他拾了起来。爸爸一听，眉头皱了起来，很不满意。

“你怎么知道他确实把帽子扔掉不要了呢？”

“是他这样说的，”倍恩回答说。

“说不定过了一会儿他又后悔了，”爸爸说。“说不定

他回来找帽子，可是帽子已经没有了。你明天到公园里去，把帽子放还到长凳上去。”

倍恩觉得肚子都在发冷，好象他冰淇淋吃过了头。那怎么行。他不能没有这顶幸福帽，那是一顶有魔力的帽子呀。

“这是我的帽子，”倍恩不顾一切地说。

爸爸用严厉的目光朝倍恩看着。

“不要多说了，”他说。“你明天去把帽子还掉。”

倍恩知道一旦爸爸作出决定，不同意也是白搭。他是很严厉的。

二 十 六

倍恩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做功课，但他的思想集中不起来。除了帽子，他什么念头都转不出来。爸爸、妈妈不许他把帽子带进房间。帽子挂在客厅衣帽架上。

要是倍恩不去照管的话，说不定帽子的魔力会失灵的。

倍恩望着窗外。窗下面是那个古老的果园。那天一早他曾爬进去过。外屋拐弯处后面出现了“老虎”和它的朋友“黑炭”。它们走到梯子下，爬上了外屋的屋顶。它们沿着屋顶的屋脊走，走得四平八稳，就好象在平地上一

样。看来这很容易，倍恩决定哪天也上去试试。

外屋门开了。一个系着白色围裙的妇女走了出来，叫唤猫。“老虎”从梯子上直冲下来，钻进门里。平常总是它跑得最快，而“黑炭”却慢腾腾跑在后面。那妇女叫了好几声，“黑炭”才晃晃悠悠走进去。该是它们睡觉的时候了。

太阳下山了，天色昏沉沉的。

倍恩的眼睛感到很疲倦。一到晚上，他的眼睛往往很疲倦。戴上眼镜也没什么用。

睡觉的时间到了。他拿了一本书上床。这不是课本，是一本他从学校图书馆里借来的好书。书名叫《多立德医生的邮政局》，故事描写了一位懂得动物语言，能和动物交谈的医生。

妈妈禁止他在床上看书。因为这太伤眼睛。不过倍恩晚上不看点书就睡不着。

门外有敲门声，倍恩立刻把书藏在被窝底下。这真象在做游戏。因为倍恩的爸爸、妈妈都知道在他们进房和倍恩道晚安之前他总要看一会儿书。他们并不说他什么。只有在第二天倍恩显得很疲倦的时候，他妈妈才会提醒他，不准他在床上再看书了。

倍恩的爸爸、妈妈每天晚上都要来跟他道晚安。他知道即使爸爸回来得很迟，倍恩已上床，爸爸还会把头伸

进门来轻轻地说声晚安，其实倍恩早已睡着了，根本就听不见。

爸爸通常只把头伸进门来。妈妈却总要走到倍恩的床前，替他掖掖被子，拍拍枕头，再跟他说上几句。倍恩小时候，妈妈每天晚上总要给他讲一个故事。他现在还要妈妈讲故事，可她现在难得有这个闲工夫了。

妈妈在走出倍恩的房间时先关掉天花板上的电灯。床前的台灯让他自己关掉。妈妈一走，倍恩立刻从被窝里把书拿出来，放在床前的椅子上，然后把灯关上。他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蜷缩着身子，准备睡觉。

倍恩不能不想到这顶帽子。对他来说，这顶帽子就象有生命的东西。现在却被孤零零地丢在客厅的衣帽架上无人理睬。要是倍恩不再去关心它，它会感到不安的。帽子不会知道这是爸爸、妈妈让他这样干的，说不定以后就不肯费神去施展魔法了。

现在这一点也无关紧要了，因为明天倍恩说什么也得把帽子还掉。不过说不定他还能叫帽子施点魔法。他不能就此睡觉，尽管很难办到也得试试。这不仅是为了帽子，也是为了萨米。主要还是为了萨米。

事情糟就糟在他不能与萨米分享帽子的秘密。从前，他们俩总是分享秘密的。

一个人独自保守秘密就不会那么有趣了。萨米说不

定有办法把帽子保存下来。他主意特别多。要是萨米明天能回来，那就好了！

这个想法很妙。它使倍恩心里感到平静，有点磕睡朦胧起来。

在他不知不觉睡着之前，他又想起了巴比，想起了巴比讲的那个故事。她竟要“照顾”他。不，倍恩自己就能照顾自己。

于是，睡眠就来照顾他了。

二 十 七

倍恩一觉醒来，觉得没有睡多久。时间才到半夜。

他梦见自己和萨米在一起玩，又和萨米一起回到倍恩的房间里。

倍恩朝四周看看。房间里并不太暗。一道淡淡的、带有寒意的月光从窗户里射进来，把房间里灰色和白色的东西都照亮了：桌上一本打开的算术书，淡淡的糊墙纸，七个矮人在草地上跳舞的画片和一只瓷狗。房间里没其他人。

萨米不在那里。

倍恩渐渐从梦乡里醒来。萨米跟他靠得很近，就象那天巴比在车库里一样。他能听到他的呼吸声。难道在

梦里也能听到呼吸声吗?

他心里乱得很。这倒不是因为萨米的缘故。一定另有原因，就是说不出什么名堂。

他想再睡一会儿，却做不到，反而越来越清醒了。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月光照得房间里冷冷的，可是被窝里却热烘烘的，他甚至觉得自己在出汗。他不得不把被子掀开。突然他明白了，是什么打扰了他的梦。

原来是那顶帽子。

那顶有魔力的帽子挂在客厅里，孤孤单单的被人遗忘在那里。他心里很难过，感到很有必要去把帽子拿来。

他躺在床上听爸爸妈妈是否醒着。听了一会儿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倍恩从床上起来，踮起光脚在铺上地板布冷冰冰的地板上走到窗前。他先得朝外面张望一下。

他看到天空是多么明亮啊！一轮满月圆得几乎象个银盘。他感到非常兴奋，但内心却非常忧郁。好象月亮在跟他说:

“这么晚了还起来，独自一个人，你不害怕吗？”

是的。倍恩是有一点儿害怕。

那个古老的果园一片漆黑。月光照在苹果树的叶子和苹果上，苹果皮被月光照得仿佛镀上了一层银子。

几只猫现在正在睡觉。那幢古老的房子有一扇窗户

亮着灯。他甚至从窗户里能看到那个看上去不大喜欢孩子的男人，正坐在桌子旁忙忙碌碌。倍恩看不清他在做什么。倍恩独自笑了笑，心想现在至少不止他一个人还醒着没睡。

他从挂在椅背上的裤子口袋里拿出了伍迪。把伍迪拿在手里心里就踏实。

他又踮起脚走过去，小心翼翼把门打开。门嘎吱响了一声。以前他从来没注意到门的响声。谁知晚上一片寂静，再轻的声音也能听见。

他屏住呼吸细听了一会儿，没发生什么事情。起居室里一片漆黑，好在倍恩很熟悉房间里家具的位置。他伸出两只手，轻轻地摸索着走过房间，没有磕磕碰碰就到了客厅。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敢开灯。还是不开灯保险。他知道帽子在那里，挂在那头的衣帽架上。

他还太矮小，够不到那顶帽子。

他偷偷走进厨房，搬来一把椅子。这件事却不好办。他尽力不去想自己一直在黑暗中摸索。

厨房里半明不暗的。月光也射到了那里，照在自来水龙头上、炉子上、碗橱的金属包角上以及挂在切菜台上方吸铁板[①]旁边的菜刀上。他好不容易在黑暗中摸进了厨

① 为了让孩子够不到又不会掉下来，所以设计了这种厨房设备。

房。

家里是不是也有说不出名字来的东西呢?

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他后悔怎么会想到这上面去。不过现在已经来不及了。黑暗在各个角角落落、缝缝道道里越来越浓重。那些说不出名字来的东西肯定都隐藏在里边。

倍恩很想回到自己房里去，只有睡在床上才保险平安无事。

在这片寂静无声中，他能听到电梯往上开的声音。他屏住呼吸听着。电梯嗞嗞作响，通过他家这一层往上开，停下来，过了一会儿又往下开。接着，又是一片寂静，比刚才更静了。

他小心翼翼把厨房里的椅子搬到客厅去。在重重危险的黑暗中，他爬上椅子，去摸衣帽架。由于他视线模糊，东抓西抓，身体也随着东摇西晃，就象暴风雨中的一棵小树。最后，总算给他抓到了衣帽架。他伸出手去取下帽子，把它戴在头上。

他不知道帽子是不是戴正了。要弄清这一点他不得不空出两只手来。

背朝着一片黑暗，居然能站在一张椅子上，那是很神奇的。

为了要把厨房里的椅子搬出去，他先把伍迪放在睡

衣口袋里。然后手伸在口袋里，紧紧捏了伍迪一下。这样做使他镇静多了

他把椅子搬回厨房。

他回到客厅里，不敢从中间走。他沿着墙走，这是个错误。他竟忘了爸爸的一把伞靠在墙上。夜里，一把伞掉在地上，会发出很响的声音来。

倍恩跳了起来，可能还发出了一阵嘎吱嘎吱的声音。后来发生的事他就记不起来了。他怕得要死，拾起了伞，呆呆地站在那里，等待大祸临头。

果然如此。爸爸、妈妈的卧室门打开了，妈妈从里边



走出来。她开亮了起居室的灯。

灯光照进客厅，显出他那引人注目的模样。他旁边的大镜子里站着一个怪男孩，身穿睡衣，头戴帽子，手中拿着一把伞。他害怕地睁大眼睛。倍恩马上设法送个暗示给帽子：

“帮帮我的忙。别让妈妈生气。”

他的妈妈没有生气。恰恰相反，她笑了一笑。这不是高兴的微笑而是发现他没有受伤宽下心来的微笑。

她没有生气。她走到倍恩的跟前，俯身向他，伸出双臂，说：

“天啊，我的宝贝儿！出了什么事？”

倍恩带着帽子、雨伞一股脑儿投入妈妈的怀抱，紧紧搂着妈妈，妈妈也紧紧搂着他。

近来也不常跟妈妈这样亲热。不过跟妈妈亲热亲热毕竟是最最愉快的。

他现在很安全。黑暗已经赶走，房间里根本不存在什么说不出名字来的东西。一切都是好好的。

过了一会儿，倍恩向妈妈解释为什么他要起床的原因。妈妈给他喝一杯牛奶，吃一块蛋糕。他回到自己床上，不久就睡着了。现在帽子已经在他身边。他把帽子放在床前的椅子上。这顶帽子不再孤单了，不再被人遗忘了。

二 十 八

倍恩醒来的时候，外面正在下雨。房间里有一股烟草味。这还是第一次在他房间里闻到烟草味。爸爸不抽烟。妈妈抽烟，但她从不在这里抽。

过一会儿，倍恩才看见床边椅子上那顶棕绿色小点相间的苏格兰魔力帽在向他微笑，好象重新见到老朋友似的。

他不象往常那样再躺在床上舒服一会了。他很快起身，穿好了衣服。

外面是灰蒙蒙的一片。古老的苹果园在雨中看上去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通向古老房子的那扇门半开半闭。“黑炭”坐在门口，举起了一只前爪，满脸不高兴的样子。猫也不喜欢下雨。

倍恩想戴一会儿帽子，不过念头一转，又决定不戴了。老是使用魔力不是一个好办法。魔力是一种力量，而力量总是要用完的。

在帽子归还原处之前，他决定再让帽子施展一点点魔法。说不定帽子会帮他的忙，使他们不会分离。

跟平时一样，他早饭吃的是热奶油可可。妈妈用“彭维尔奶油可可”罐头里的东西做可可。妈妈常常在杯子

里放上双份奶油可可粉，好让倍恩在她冲进热牛奶之前多吃掉一点。他喜欢吃黏黏糊糊的奶油可可粉。他用茶匙刮杯底，在棕色的可可粉中划出一条条白道道。

冷的奶油可可粉味道很好。他慢慢地舔着茶匙，妈妈在一旁很不耐烦，他也不管。他戴着眼镜。

妈妈把热牛奶倒进那条白道道，奶油可可粉溶在牛奶里，牛奶渐渐变成棕色。

爸爸在洗澡间里剃胡子。有时他也哼哼歌子。他的嗓子难听得很。今天他没哼歌子，多半是坏天气影响了他的情绪。

倍恩正要到学校去，爸爸对他说：

“今天下午你别忘了去还帽子。”

倍恩答应了。

他没能带帽子去上学。或许还是这样好。否则他上课时思想一点也集中不起来。那样事情就会更糟。

老师用担忧的眼光看着倍恩。

“倍恩，别坐在那里思想开小差。”

她的声音是和气的，实际上有点不高兴，不过没有什么事可以使她不高兴的，是不是？

多半是因为下雨，她有点不高兴。

他对下雨倒没什么不高兴。要是他不高兴的话，原

因在于这顶帽子身上。这时，他又想起萨米来了。

倍恩心底里有一个念头。他不能把这个念头告诉任何人，萨米这个名字是禁忌的。

每天早晨倍恩痴心梦想萨米能到他家来，象平常一样按按门铃，可是萨米再也不来了。每天早晨他希望萨米在楼下院子里等他一起上学校去，可是萨米再也不会在那里了。每天早晨他希望在学校里见到萨米，可是萨米再也不来上学了。

外面正在下雨，但没有刮风。

课间休息时，倍恩看见了巴比。他们俩在门外相撞了一下，靠得很近，就象他们在巴比家里那样，但巴比装作没看见，好象他们从来没见过面。倍恩也没说一句话。

整天下着雨。

最后还帽子的时刻到了。这顶帽子一定会最后一次施展它的魔法。可是这一切都是够令人伤心的。

为了安全起见，他还是走那条老路到公园去。这时雨下得很大，他穿着雨衣。路上没有看到其他孩了在外面游荡。

他钻过树篱中的一个洞，跳过沟，爬过篱笆，走进了古老的苹果园。雨点打在苹果树的叶子上。不时有一只苹果掉到地上。猫在房子里。

倍恩继续向前走，走过了那间外屋。当他走过草地

时，靴子上面的裤腿被弄湿了。由于穿着靴子，荨麻倒不放在他心上。不过爬篱笆就困难了。

最后他来到了公园，透过树篱朝公园里张望。公园里没有一个人影，长凳上也是空的。

他慢慢地走近这条长凳。凳子很湿，看来它不欢迎人家来坐。

在这样的下雨天，那一男一女看来是不可能到公园里来的。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把帽子放在凳子上，然后回家，把帽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他心里明白，帽子是无论如何要还掉的。他知道要是回家告诉他父亲，因为下雨，他没有把帽子还掉，那是不行的。他很清楚父亲是不会原谅他的。

不过他还可以让帽子施展一次魔法。他不慌不忙、毕恭毕敬地双手捧着帽子，举起来，戴在头上。

诚心诚意的期望使他全身战栗。

他的脑子里有了一个主意，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他让帽子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他高兴地微笑起来。

他小心翼翼把帽子放在长凳上，向后退去，躲在附近一棵枫树后面。

他等待着。

二 十 九

倍恩等了很久。一会儿工夫起风了，雨也大了。枫树上的黄叶子经过风吹雨打都掉了下来，在他周围落了一地。

一片叶子飘落在帽子顶上的正中间。

好长好长时间，什么都没有发生。公园里还是不见一个人影。马路那边的校园里也不见人影，没有一点生机，校舍的窗子都在睡觉。

风把云吹散，雨小了。一滴冰冷的雨点落在他的脖子上，流到背上。他冷得发抖，

最后，终于发生了一件事，但这是一件坏事。

凯文和一个名叫伊恩的小男孩从倍恩身边走过，他们俩跟倍恩住在同一幢大楼里。

他们走进公园，一边踢着树叶，一边东张西望。就象一些闲得无聊，巴不得遇上一些新鲜事的人那样。

凯文没看到倍恩，却突然看到了那顶帽子。

“看!”凯文说。

他和伊恩朝长凳奔去，拾起了帽子。倍恩想大声叫喊，但他还是保持了沉默。谁说得准，说不定这就是帽子施展的魔法。

凯文把帽子戴在头上。倍恩伤心得握紧了拳头。接下来，伊恩也试了试帽子，把帽子一直戴到了耳朵下面。凯文哈哈大笑起来，伊恩怒气冲冲地把帽子从头上拿下来，扔在草地上。

尽管心里不安，倍恩还是不由自主感到有点高兴。很明显，这顶帽子没有为凯文和伊恩施展魔法。它只对倍恩一个人施展魔法。

倍恩希望他们能让帽子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希望他们走开，可是事情并不象他希望的那样。

开始，凯文把帽子踢了几脚，倍恩看着好不心疼。后来凯文又把帽子戴在头上走了。

倍恩十分恼火，心里在想对付的办法。他该怎么办呢？萨米活着的话又将怎么办呢？

倍恩很清楚：萨米是勇敢的，他会保护这顶帽子。倍恩从树后面走出来，大声叫道：

“凯文！这是我的帽子！”

凯文转过身来。

“你说什么？”

“这是我的帽子，”倍恩说。“给我！”

凯文摇摇头。

“这不是你的帽子。我在长凳上找到的。”

“是我刚才放在那儿的，”倍恩说。“帽子是一个男人

的。

“什么男人？”凯文问。

“男人就是男人呗，”倍恩没法说得理直气壮。

凯文耸耸肩膀。

“废话。”



凯文把帽子往下一拉，就走开了。

凯文比他强壮一倍，年龄足足大上两岁，倍恩不想跟他斗。

事实上凯文没有错，这顶帽子不是倍恩的。

倍恩毫无办法，眼巴巴看着凯文和伊恩离去。他们



在树篱背后消失以前，凯文甚至还脱下帽子，挥舞了几下，好象在欢呼胜利。倍恩的眼泪涌了上来。

糟就糟在这顶帽子竟没有施展一点魔法，使倍恩大失所望。说不定比这更糟：这顶帽子为了脱离他，甚至施展了相反的魔法，

想到这点，真叫人伤心。他拖看两条沉重的腿穿过公园回家。

他走到人行道上，意外碰到了一男一女正在往公园走来。倍恩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男人就是那顶帽子的主人。

今天他戴了另外一顶帽子，漂亮得多，上面没有一点皱皱巴巴。他和那个女的手挽着手一路走来，看上去他们在雨里兴致很高。

“喂!”倍恩气喘吁吁地说。“我能拿你的帽子吗？”

那个男人显得很惊奇。

“你要我的帽子？为什么？”

“我不是指你头上戴的那顶，”倍恩说。“我指的是你扔掉的那一顶。”

“你怎么知道我扔掉了帽子？”

“我藏在树后面看到的，”倍恩说。

那个妇女笑了起来。

“你是说昨天吧？”

“是的，”倍恩羞答答地回答。

他们俩都笑了起来，好象这是一场大笑话。

“后来呢？”她问。

“我拿走了帽子，”倍恩说。“回到家里，爸爸说我不能拿人家的帽子。他要我把帽子归还物主。”

“所以你就在这里等我，是吗？”那个男人问。

“是的，”倍恩说。“不过凯文和伊恩刚才来把帽子戴走了。”

“没有关系，”他说。“你看，我又买了一顶新帽子。要是你再找到那顶帽子，它就是你的。我郑重地把帽子的所有权交给你了！”

倍恩高兴得脸都红了。

“十分感谢你！”

如今倍恩必须去做一件事，那就是把帽子重新要回来。

三　十

倍恩心事重重，慢慢穿过马路。

他心里足足盼望过一百次，巴不得萨米和他在一起，因为他俩在一起考虑问题容易得多，解决问题也容易得多。

他简直不能想象自己为了争这顶帽子要和凯文去搏斗一场。更不能想象帽子会自动回到他身边来。他得用一些计策。可用什么计策呢?

倍恩边走边想，没留意走的方向，结果他走到了巴比住的地方。巴比的父亲正站在屋前把汽油从汽油桶里倒进汽车的油箱里。

“你好,”倍恩说。

“你好,”巴比的父亲说。“你是不是在找巴比，她在车库里赶鸟。你要我做什么事吗? ”

倍恩摇了摇头。事实上他根本不想上这儿来，不过再一想，上这儿来毕竟也不坏。巴比或许会帮他出出点子。她的点子特别多。

“我是来看巴比的,”倍恩说。

他到车库里去。车库的门都敞着。巴比的父亲说她在赶鸟。这是什么意思?

倍恩不久就明白了。

车库里没多少汽车。巴比正在跑来跑去，拍着巴掌。她一眼看见倍恩，就叫道:

“快来帮忙!”

“你在做什么? ”

“我要把一只鸟赶出去,”巴比说。“鸟飞到这里来躲雨，受了惊。它老是直楞楞地扑向玻璃窗，想飞出去。我

担心它会撞伤。”

正在这时，倍恩的头顶上只听得一阵啪啦啪啦的声音。他看到一只鸟笔直向嵌线玻璃飞去，砰地一声撞在上面，乱扑一阵翅膀，软绵绵地掉在一辆汽车后而。巴比马上奔过去。

倍思一眼望去，看到鸟躺在个角落里，动也不动。他们非常小心地走近那只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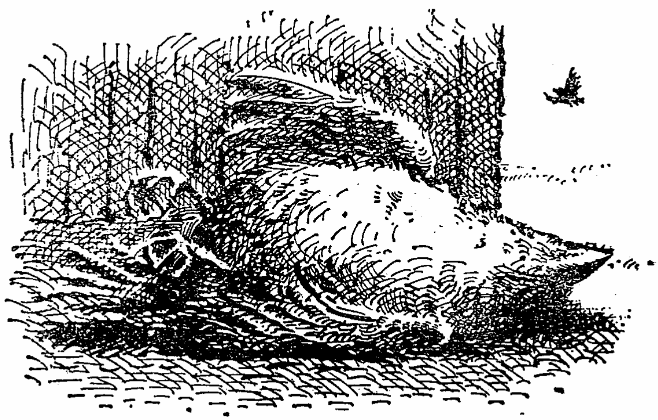
那只鸟张开双翅，静静躺在水泥地上。

“鸟不动了,”倍恩说。

“恐怕是死了,”巴比说。

她用鞋尖轻轻碰了碰鸟。

鸟的眼睛上仿佛蒙上一层灰色的白翳，满头都是灰尘。



“它死了，”巴比说。

这时，他们又听得砰的一声，又有什么东西撞在玻璃上。他们抬头看看，原来车库里一共有两只鸟。

“来，”巴比说。“趁这只鸟没有撞伤，我们把它赶出去。”

他们扔下那只死鸟，又去追赶另一只东撞西撞的鸟。他们在鸟背后拍手追赶，受惊的鸟张开翅膀向门边飞去。倍恩和巴比紧紧跟在后面。

鸟在车库里又回旋了一段时间，突然转到车库门口，飞走了。

巴比宽下心来舒了口长气，高兴极了。

“我们帮它飞出去，它该高兴了。”她说。

“是啊，”倍恩说。

他也感到很骄傲。做点好事总是开心的。

“现在我们去埋葬那只死鸟，”巴比说。

他们回到那只死鸟身边。倍恩惊讶地看着它。它死了，躺在那里。要是倍恩愿意的话，他能碰它、摸它。不过在某一方面它已经不存在了，它的眼睛蒙上了一层翳，再也看不见了，它动都不动，一身尘土。

倍恩用靴子轻轻碰它一下。他不再怕它，也不必为它难过。

鸟死了，萨米也死了，萨米突然离开了，到一个我们

不能去的地方去了。这时，倍恩才明白了一些很重要的道理。即使萨米在这里，离倍恩近得可以碰到，摸到，也没有什么意思了。他现在知道，萨米是永远不会回来了。

“你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巴比问。“另一只鸟已经平平安安飞走了。”

“我在想别的事情，”倍恩轻轻地说。

他确实有一点不高兴，不过他不想把心事说出来。

“我知道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巴比急忙说。“我们要把这只鸟埋葬掉，举行一个葬礼。我去找一只硬纸盒来，把鸟放在里面。”

倍恩提起兴致来了。对，事情就应该这样做。不应该把鸟孤零零地扔在这里，让它越来越脏。汽车可能会在它身上碾过。应当把它葬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它安息。

巴比拿来一只硬纸盒，他们把鸟放了进去。这只鸟轻得没有分量。他们把鸟的两只翅膀合起来，又合上它的眼皮，尽量让它躺得端端正正的。

“把这只盒子葬在哪里呢？”巴比问。“这里没有泥土。”

“我知道一个公园，那里有泥土，”倍恩说。

巴比捧着那只盛鸟的盒子，他们一起回到倍恩住的大楼去。

三 十 一

大雨倾泻而下。

巴比和倍恩需要一把铲子。倍恩知道什么地方能搞到铲子，他走到娃娃们玩儿的沙坑旁边，沙堆里果然有一把玩具铲子。

他拾起这把铲子，正要跑回巴比那里去，只听得背后有人叫喊。

“那是我的铲子！放回去!”

伊恩、凯文和奥利站在门口躲雨。凯文手中拿着帽子。那是伊恩在叫喊。

“我想借用一下,”倍恩说。

“不答应,”伊恩说。

倍恩想出一个办法。

“我们送葬要用,”倍恩说。“要是你们借给我，你们也可以去。”

“你们要埋葬谁？”凯文问。

“一只鸟,”倍恩回答说。

倍恩带着一大群孩子回来，巴比很不高兴，后来她看到凯文手中那顶帽子，又快活起来。

“牧师可以戴这顶帽子,”巴比说。

“那就让我来扮牧师，”凯文说。

“该让倍恩来扮牧师，因为帽子是他的，”巴比斩钉截铁地说。

“我最大，”凯文说。

“那你来主持追悼会，致悼词，”巴比说。

“我扮什么呢？”伊恩问。

“你来挖坟墓，”巴比说。

巴比打开盒子，让大家欣赏欣赏这只鸟。然后他们爬过树篱的洞，翻过篱笆，来到古老的苹果园。他们在山莓灌木丛旁边发现了一块好地方，那里泥土不十分硬。伊恩开始挖土。

雨停了。太阳从一朵云背后露了出来。

墓穴挖深以后，巴比命令凯文把帽子交给倍恩。起先凯文不愿意，不过最后还是让了步。他问：

“主持追悼的人做什么？”

“致悼词，”巴比说。“你可以讲讲这只鸟活着的时候有什么好的地方。”

“那么牧师做什么？”倍恩问。

“我们把盒子放进墓穴，他就脱下帽子，”巴比说。“向墓穴撒一些土。接下来，念几段圣经。你知道圣经吗？”

“那还用问，”倍恩回答说。

他戴上了帽子。他这样做的时候，跟从前一样又感

到了一阵战抖。他可以肯定帽子的魔力没有失灵。

他们肩并肩地站着。'

"这就开始吧，"巴比说。

她捧着盒子，把它放入墓穴。倍恩脱下帽子，用铲子铲了一点土撒在盒子盖上。土掉在盒子盖上时发出一种沉闷的声音，

倍恩不由自主在心里暗暗叫了一声：

"萨米。"

尽管他们在做游戏，给一只鸟下葬，他心里却好象在和萨米永远告别。

巴比用胳臂肘轻轻推了一下倍恩，不耐烦地说：

"快，快说话呀!"

倍恩用唱诗般的声音说道：

"仁慈、博爱、宽容的主，您望着小小的鸟儿，怜悯它的单纯，请允许它来到您的身边……"

伊恩和奥利站在旁边，张大着嘴，一声不吭，他们都很感动。

凯文尴里尴尬地清了清嗓子。

"现在轮到你说话了!"巴比低声对凯文说。

"说什么好呢？"

"讲讲那只鸟好的地方。"

"亲爱的鸟……"凯文才说了一声就顿住了。

他扭动身子，默默站了一会儿，这才接着说：

“你活着的时候，是只好鸟。你飞得很好。我们为你感到高兴，因为你上天去了。”

凯文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

又是几秒钟的沉默。接下来，伊恩小心翼翼地轻声问道：

“结束了吗？”

“结束了，”巴比简短地说。“把墓穴填满。”

伊恩拾起铲子，向墓穴中铲土。奥利用一根树枝在帮他的忙。

倍恩戴上了帽子，心里在祝愿：

“但愿能保住这顶有魔力的帽子！”

倍恩看了凯文一眼，意识到希望不大。凯文根本不想把帽子还给倍恩，他认为帽子是他的。

巴比摘下一朵身旁的玫瑰花，放在坟墩上。葬礼结束了。

三 十 二

那个看上去不大喜欢孩子的男人走到走廊上。孩子们赶快偷偷逃跑，他们奔到外屋后面，翻过篱笆，推开树篱，闯入了公园。

“给我帽子!”凯文说。

倍恩戴着帽子，不过他现在不再是牧师了。

“这是我的帽子,”倍恩说。

“你拿出证据来,”凯文说。

倍恩拿不出证据来。这顶帽子的主人和那个女人都不在。公同里空无一人。

“你没有权利……”倍恩说。

“给我帽子,”凯文说。“我比你强壮。”

这倒不是凯文不喜欢倍恩，而是他在坚持自己的权利。倍恩和凯文两个人都一口咬定自己是帽子的主人。

倍恩很清楚凯文比他强壮，跑起来也比他快。

突然凯文哈哈大笑起来。

“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从你头上拿下帽子，那是很容易的，不过我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可以来个比赛。谁赢，帽子就归谁。”

“比什么呢？”倍恩问。

凯文在各方面都比他强。

“赛跑,”伊恩乐呵呵地说。

“再不比比跳远,”奥利说。

“赛跑和跳远都没意思,”凯文傲慢地说。“倍恩绝不会赢的。”

“赛一赛谁最勇敢,”巴比建议。

凯文的劲头来了。

“瞧我的!”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比较干净的手帕。“我爬到树上去，尽可能往上爬，把这块手帕系在树枝上。倍恩，你能把这块手帕拿下来，帽子就归你。同意吗？”

倍恩皱着眉头。他爬树本领也不高明。其实在运动方面他没有一样是高明的。要爬树，那一定要看得清楚才行。他的眼镜却忘在家里。

倍恩看看巴比，巴比也看看倍恩。她的眼光盯住了倍恩的眼睛，象是在鼓励他。说不定她对他怀着希望？倍恩点了点头。

“好吧，就这样定了。”凯文说。“不过你要记住，这是你自己要爬的，出了岔子别怨我。”

他找到公园里一棵最大的枫树。其他人都聚集在树底下。

首先一个问题是凯文怎样攀上最最低的一根树枝上去。这些树枝都很高，树干又粗，很难爬上去。

最后，倍恩不得不站在树底下。巴比帮凯文站到倍恩的肩膀上。这样凯文就抓住了最低的树枝，把身子荡到了树枝上面。

他喘着气，坐了一会儿。

“很难爬，”凯文说。“你们站在树底下，提防万一我

掉下来。”

他开始往上爬了。起先很容易。树枝都靠得很近。他往上爬得很快。可是他快爬到树顶的时候，树就摇动起来，黄叶子在不断掉下来。

过了一会儿，凯文叫了起来：

“我马上爬到大楼一样高了！”

那是他在夸口。

过了一会儿，他又叫道：

“这会儿我再也不能往上爬了。”

树在摇动，叶子在纷纷往下掉。又过了一会儿，他爬下来了，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凯文荡在最低的一根树枝上，砰地一声跳到了地上。他用胜利的眼光朝倍恩看了一眼，说：

“现在该轮到你了。”

三 十 三

倍恩要爬树，帽子还戴在头上。

“把帽子脱下来，”凯文说。

倍恩拒绝了。他碰到了一桩糟糕透顶的事。如果他想要取得成功，他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帮助。这顶有魔力的帽子和伍迪会帮他忙的，因此帽子说什么也不能脱掉。



凯文耸耸肩膀，说：

“随你的便。戴着帽子爬树，样子多滑稽。”

倍恩不在乎样子可笑不可笑。巴比帮他站到凯文的肩膀上去。他牢牢抓住最低的一根树枝，荡了上去。他穿着笨重的靴子，爬树很吃力，不过刚才凯文也是穿着靴子爬树的。他稍稍停了一下，歇口气，象凯文开始爬的时候那样。

刚开始爬很容易，跟爬梯子没什么两样。过不多久，就不那么容易了。他要抓住上面一根可以攀手的树枝，就得把脚踏在一根腐烂的树枝上。到达那根树枝的距离，他很难估计出来。他看不清楚那根要抓的树枝。他越是使劲看，越是模糊。原来倍恩的眼睛里已经都是泪水了。

“爬得还顺利吗？”巴比在树底下叫。

倍恩没有回答。他得集中思想。他把手伸进口袋，紧紧捏了伍迪一下。然后，他咬紧牙关，把脚踏在烂树枝上，用力往上爬。

他对树枝会断是有准备的。那根腐烂的树枝啪的一声折断下来往下掉时，他已经抓住了上面一根树枝。他身子挂在那里，用脚和膝盖去紧紧钩住树干。他的手臂一阵疼痛。

倍恩看准上面树技有抓手的地方，这才慢慢往上爬。他又稳稳地把腿跨上了一根树枝。他在上面歇一会儿，

喘口气，不过心还在胸口怦怦地跳。

倍恩爬上来了，感到很自豪。

他已经精疲力尽。脚上的一只靴子快滑下去了。这时倍恩想到了一个念头。

“下面留点神!”他大声叫道。

然后，他把两只靴子摔了下去。现在爬起来容易多了。他可以用脚把树枝夹得紧紧的，不象刚才穿了靴子老在吸透雨水的树枝上打滑。他抬头向上望，看到那块手帕高高挂在上面的树杈上。倍恩简直不敢相信这根树杈会有那么高。

他小心翼翼一点一点往上爬。事实上他太愚蠢了，为了争夺这顶旧帽子，竟去卷入一场比赛。难道这是为了一顶帽子？要是巴比不在这里，他是不会参加的。要是他头上没有戴这顶帽子，他也不会参加的。要是它确实是一顶有魔力的帽子，现在就应该来帮他的忙了。

萨米处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样呢？萨米是勇敢的，不过现在勇敢不勇敢反正无所谓了。萨米已经不在这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如今倍恩孤零零的一个人，只有帽子和他作伴。

突然他两脚一滑，只有手臂吊在树枝上。痛得倍恩只觉得两条胳臂快要断下来了。不过他的两只手还紧紧抓住了头上的树枝，居然没有松开，身体仍旧吊在树上。

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爬回到树枝上，继续往上爬。

刚才这千钧一发使倍恩胆战心惊。不过同时，也使他勇敢，坚强起来。他决心把那块故意惹他生气，向他点头招手的手帕拿到手。

这时倍恩离那块手帕已经不远了。

树在他下面摇动。万一它断下来怎么办？不过，既然凯文都能爬在上面，一定不会断。凯文比他重得多。

倍恩往下看了看。他不该这样做。他感到一阵头晕，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模模糊糊。他不得不紧紧抓住树干，靠在上面，闭上眼睛，坐着不动，心还在怦怦直跳。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这种恐怖的感觉才渐渐过去。他决心不再往下看了。

手帕只在他头上一米左右。不过看上去已经不能再往上爬了。接近树顶的树枝又细又软。

他希望手里有根手杖，这样他就能把手帕拨下来。不过他立刻丢掉了这个念头。那不等于欺骗吗？倍恩感觉到帽子不喜欢欺骗。巴比也不喜欢。

树在摇动。倍恩不敢再往上爬了。离终点这么近了再放弃，真是叫人恼火了。不过只有疯子或笨蛋才会继续往上爬。当个傻瓜有什么意思？妈妈和爸爸不会让他冒这个险的，特别是他的视力又是那么差劲。凯文不要紧，他眼睛好，比他灵活，比他结实。

倍恩心里明白，想出这么一大堆原谅自己的理由，并没有什么好处。他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一鼓作气要把手帕拿到手。为了萨米、巴比和帽子，这是非常重要的。倍恩并不十分清楚究竟怎样重要，不过他知道，他内心深处知道，这是很重要的。

这时倍恩的两只手都要抓住树枝，再也不能去摸伍迪。更糟糕的是帽子挡住了他的视线。帽子歪在他的头上，看来要压得他失去平衡。

倍恩已经爬到了令人害怕的高度。他不由自主又往下看了一次。不过这次不算太糟。他站得高高的，好象站在大楼的窗户旁往下看。如果你到了相当高的地方，你倒反而不会感觉头晕了。

他曾经和爸爸、妈妈乘过一次飞机在国内旅行。他一点都不害怕。他们从高处看海上的船就象火柴头那样大小。

倍恩看了看周围的村庄。他可以看得很远很远：看到奔驰在公路上的汽车，看到环形的交叉路口，看到公寓大楼。在他的想象中他几乎还能认得出他家厨房的窗台，上面放着一个奶油可可罐头，罐头上写着“彭维尔可可”的字样。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倍恩很惊奇地发现在那么高的高空，他竟然很开心。他坐的地方已经接近树顶了，就在这一刹那他又一次梦

想到自己能飞起来了。

“这下把你难住了吧!”巴比在树底下大声叫嚷,“你怕不怕？”

倍恩暗暗好笑。不，他再也不害怕了。

到了最后阶段,他感到了一种全新的,惊人的自信。他爬得很慢，处处格外小心。一次只爬几公分。然后，他向上伸出手，用手指去摸索，他把脸紧紧贴在树干上，甚至闻到了吸足雨水的树皮散发的气味。他摸到了手帕。

手帕并没有系在树枝上,而只是胡乱塞在树杈中间。倍恩使劲一拉，手帕就拿到了。

不过他并不满足。他把手帕塞进口袋，又把伍迪拿出来。他最后一次看了伍迪一眼，轻轻地自言自语道:

“再见了，伍迪。”

接着，他用足力气把伍迪塞进树杈中间，这才开始往下爬。

往下爬也化了好长时间，不过在跳下地以前他一直都没有开过口。其他人都在用焦急,期待的眼光看着他。

“给我帽子,”凯文说。

“为什么？”倍恩说。

“你没有拿到手帕，是吗？”凯文问。

倍恩从口袋里抽出手帕，丢给凯文。

“喏，在这里。”他说。

凯文很失望。巴比、伊恩和奥利却用羡慕的眼光注视着倍恩。倍恩没提他把伍迪塞在树杈里。这件事他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伍迪是他和萨米的秘密。现在他再也不需要它了。伍迪将永远塞在枫树的顶上。

三 十 四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倍恩竟建议大家一起回家去玩圆场棒球。倍恩破天荒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而奇怪的是他的几个朋友竟然都同意了。

“好，”凯文说。“那就快点！”

他们都奔跑起来。

倍恩跑在最后，因为他还要穿上靴子，不过那没什么关系。从某方面来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一特定的时刻，他反正总是第一。他自己感觉到了这一点，其他人也同样感觉到了。明天，有可能一切都恢复原状，人家又不会同意他参加游戏，因为他笨手笨脚，视力又差。不过到明天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总之，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形势变了。他的几个朋友已经不再把他看成一个笨蛋。他已经击败了凯文。

他跑在其他人的后面，绊了一交，跌倒在地。

“该死的！”倍恩骂道。

他爬起来，继续往前跑。

他们在院子里玩了一会儿圆场棒球。巴比也参加了。倍恩戴着帽子，没有一个人嘲笑他，也没有人认为他的样子滑稽。

玩到后来，吃晚饭的时候到了，倍恩请巴比同他一起上楼，她立刻就答应了。

在电梯里，巴比看看镜子里的倍恩，说：

“你戴那顶帽子傻头傻脑的。”

“这是一顶有魔力的帽子，”倍恩说。

他才说出口，就意识到这是一个秘密。他从来没有打算对任何人泄露这个秘密。正如伍迪只是他和萨米之间的秘密一样。

“真的？”巴比问。

她不再嘲笑倍恩了。

倍恩点了点头。

“这顶帽子对我已经施展过好几次魔法了。”他说。“你想试试吗？”

倍恩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他邀请巴比试戴这顶帽子，那是对她表示最大的尊重。这意味着倍恩喜欢她。他认为她是一个好伙伴。这也意味着更重要的一点，他希望他们俩成为朋友。

巴比接过帽子，把它戴在头上。帽子一直戴到了她

的眉毛上。她的两条辫子拖在脑后，样子很滑稽，倍恩笑了起来。

巴比在镜子里朝倍恩做了一个鬼脸。

“你现在才傻头傻脑呢。”倍恩说。

电梯停在五层楼，他们走出电梯，倍恩问：

“你有什么愿望吗？”

巴比使劲点了点头。

“什么愿望？”

巴比摇摇头。

“我不说出来。”

倍恩听了很高兴。愿望是不能说出来的，否则就不灵验了。

倍恩按了门铃。他妈妈来开门。她惊奇地看着巴比。

“这是巴比，”倍恩说。“她能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吗？”

巴比说了一声“你好。”倍恩的妈妈转身面对倍恩，不满地说：

“爸爸要你今天下午去还帽子。”

“我碰到这顶帽子的主人，”倍恩说。“他已经买了一顶新帽子。他把这顶给了我。”

他妈妈前额上的皱纹消失了。

“好，我想这就不要紧了，”她说。

晚饭他们吃的是香肠和煎蛋饼。

倍恩的爸爸开会去了。

晚饭之后，倍恩和巴比一起到倍恩的房间里去。他们一进门，巴比就激动地对倍恩轻轻地说：

“你知道我在电梯里的愿望是什么吗？”

“不知道。”倍恩回答说。

“晚饭吃香肠。”

只有倍恩和巴比两人在房间里，倍恩感到有点难为情。以前除了萨米，没有其他人在他房里和他一起玩过。

巴比环视了一下房间里的东西，那是倍恩的一只小瓷狗，他的书，一张七个矮人在草地上跳舞的画片以及他舅舅从非洲买回来的泥塑面具。

她还走到窗前，向外张望了一下。

她指指通到气窗外面的那根绳子，问：

“这是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倍恩说。

倍恩打开窗子，把这根绳子拉到气窗外面，扔掉了。萨米现在确实已经死了，这根绳子也就再也没有用了。

他关上窗，坐在床上。巴比坐在桌子旁边，玩起那只瓷狗来。和巴比单独在一起总有点别扭。那倒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个女孩，象她这样的女孩，算得上一个很不平常的好伙伴。他所以感到别扭，那是因为她有些古怪。

不过这也不一定十分正确。她不是绝对的古怪，而

是越来越变得不古怪了。

突然倍恩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明天我去看巴比。我们可以在一起玩了。

这是个好主意。

巴比从瓷狗上抬起头来，说：

“你为什么把挂在窗子旁边的那根绳子扔掉了？”

倍恩犹豫了一下，然后把萨米和这根绳子的来历告诉了她。他讲了好长时间，巴比静静地听着。他喜欢她，因为她没打断他的话。

接着，他们玩起了捉迷藏。倍恩还拿出了水彩颜料。他们画了好一会儿。他们发现他们俩都喜欢画画。他们画了很久。后来他妈妈来敲门，说时间不早了，巴比该回家去睡觉了。

倍恩戴着帽子送她回家。

当他们在巴比家门口分手的时候，倍恩给了她一个最大的礼物。他说：

“你愿意留下这顶帽子，明天再还给我吗？”

巴比看上去很严肃。

“你为什么要我留下这顶帽子？”

“因为我喜欢你，”倍恩羞答答地说得很快。

巴比戴上了帽子，笑了笑。

“我也非常喜欢你，”她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你好。”

倍恩光着头转身就往家里跑。时间已经很晚了，不过他并不觉得疲倦。真的，他觉得精神特别好。明天他将再见到巴比和那顶帽子。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Hans-Eric Hellberg

Ben's Lucky Hat

幸　福　帽

[瑞典]汉斯-艾列克·海尔堡 著

吴 美 龄 译

[英]大卫·柏金斯插图

徐文华 装祯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江苏吴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156　1/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64,000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　198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0

统一书号：**R**10024·4191 定价：0.39 元

外国儿童文学丛书

统一书号：R10024·4191
定　　价：0.39 元

更多精彩尽在读书中文网：**http://www.rbook.net**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开卷有益，如喜欢此书籍，请购买正式出版物

《幸福帽》一校图文版

全书由 Ken777 进行OCR、校对、翻拍插图、制作。

2008 年 07 月 10 日一校

Ken777
2008.07.10
eBook